魏叔子文集外篇

敘引

書之有叙以道其所由作或從而贊嘆之或推其意所未盡古者美疵並見後世有美而無疵濫觴而下數十年間叙人之詩若文者旣已駕韓歐滁李杜又必旁及其官祿之榮平生之行誼經濟上本其祖父所以垂統下道子孫之美蓋一叙而其人之傳誌家譜無俟他考已具而又虛文飾詞以附益其所未始有如是則主人色喜而叙之者意滿夫欲人之叙之者使其傳已也叙之者欲傳其人也當其手墨未乾

人之覩之固已如大夏毒熱腐魚敗肉之不可近而一二篇美亦卒爲所掩抑而不傳嗚呼是何其討之左也予諸編中叙最多乞請酬酢之篇雖不敢於古人比質亦不敢自辱以辱人其類有四一文一詩一贈送一壽贈送叙莫工於昌黎文叙莫工於南豐而叙壽者則古未之有明中葉乃盛叙惟壽爲難工易俗然如歸太僕蕩逸多奇卽何減古人之叙詩文記山水也然則何爲其不可工也丁巳仲夏日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敘目

第八卷

敘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周易辨敘

浦子潛夫既作易通十卷又取先代注易之家其合經者錄之不合者據經文辨之雖程朱昔一無所附會凡二十卷曰周易辨間出其書示禧而屬之敘古人於易終身焉而後能言雖孔子之聖韋編三絕猶願假數年以學之禧烏足知浦子歲竊嘗聞諸師友

易之爲義變易而不易者也故取象于日月日月有定位而晝夜寒暑之推遷其變無有窮極惟變易故天下之人可各以其意爲說惟不易故衆說雜陳無不可以明易而必有其獨是知其是則明其非知其獨是則其是而未全乎是者皆可以明此辨之不可已也且夫理數象占皆易之爲道然守一者遺二三此者非彼故其說皆可以明易而執其說則皆不可以明易辟諸人身外而目耳口鼻足手內而臟腑血脈無一非人使徒具其一則皆不可以爲人故曰學

人之言如天又曰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浦子之辨葢欲通乎古人而不得不去其隔礙舂駁之說以求其獨是古人不能禁浦子之辨浦子亦不禁今後之人之辨其辨而或以為出師心之智欲求勝于古人則豈浦子意哉浦子歷世久練于物務隱約仕宦安樂患難無不身嘗試然後伏首蓽門矻矻然窮年而著書彼其所得固有異乎人者吾伯子之言曰天下事理無有窮極古人留不盡之意以遺今人而使今人盡之今人亦知古人不盡之意即于

盡古人者而留不盡之意以遺後人此則浦子易辨之意也夫

伯兄善伯曰易理至微此獨得其大意不爲玄渺不襲窠臼牙稱明淨矣

楊子書繹序

先生諱文彩字治文居於梅水人稱一水先生

楊子書繹既成以授其門人魏禧禧再拜稽首作而嘆曰吾今而知後世之必可以復三代矣楊子曰何爲其然也禧曰吾以是書知之夫二帝三王之言天也傳註百家曆象也天之神化不借助於曆象然曆象失占則違天而無以前民用是書也綜百家之是而去其紕繆殫五十年之神明而會通其道故其大義之昭也如日月之麗天其確乎不可易也如華

嶽之時地其以經世應事也如舟之利水車之濟陸其切近於身心也如菽粟之療饑布帛之禦寒其不可見不可聞也則冥心力索於章句文字之外恍惚乎古聖人之心嗚呼有王者起而欲復斯民於三代則直舉而措之已矣楊子曰三代而後唐虞其可復矣乎禧對曰唐虞去上古未遠人事開而天氣未漓故其治化與天無間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舜典曰四方風動有非三代之化俗所及故其後雖有禹湯文武之爲君益伊尹周召之爲臣而天下已不可復

爲唐虞若夫三代之治聖人以人事救之葢自夏商之季浸淫至於周衰其間弑逆蒸報凶慝奸宄如漢唐以下之變無弗有者故其勢已極於無可加當此之時有聖人出焉以救之則爲三代之治無聖人以救之則爲三代以下之亂故曰三代必可復也且夫禹湯文武皆大聖人其去堯舜不過幾微尺寸之間而不能躋三代於唐虞嘗觀漢唐文帝太宗爲治萬里昇平四海刑措幾至於三代矣然其立身致治之道去三代聖人葢已千百倍蓰而不可數計嗚呼是

必世有禹湯文武之爲君而其天下亦弟如漢唐極盛之治而止然後可曰三代不可復耳今天下之亂已極其勢必有所變三代極盛之治已數千年絕於天下其勢亦宜有所復昔滕文公問井地孟子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天生聖人爲斯民主上以禹湯文武自期其身下志伊尹傅說周公之學苟取是書而法之愚以爲庶幾得三代之所以復楊子聞之曰是予之志也汝其以是言弁諸冊禧曰唯唯再拜而退敬書爲序

丘邦士曰唐虞不可復三代必可復爲論確有分數而其言寬博温厚有儒者之風

陸永修曰大議論眞識見又極有體要氣勢眞爲名世之言

○○○禹貢翼傳敘

太倉錢梅仙纂禹貢翼傳屬余敘之余嘗以謂尚書史之太祖而書法尤莫尚於禹貢既讀錢子翼傳知其用心耑而功博乃相與論曰禹貢者禹治水之書史臣篇首書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貢之綱領也紀禹治水之書挈其綱以示萬世而不曰治水何哉葢水不犯土民可宅而粒雖洪水無庸治故曰敷土者治水之意則壤成賦弼服建官綻此矣水不可治治山與木則水治故曰隨山刊木治水之

用也道山道水南條北條之施統此矣水不行地中
懷山襄陵則疆界不定故曰奠高山大川治水之功
效海岱惟青華陽黑水惟梁以至肇十二州統此矣
蓋不言治水而言水之所以治然而定貢賦錫土姓
弼服建官者天子之事禹專天子之事則上無舜人
臣而逼天子矣子尸位無爲雖舜禹聖人不可法於
後世而史臣於其終篇也曰告厥成功然後萬世之
下見禹所爲皆奉舜之命而不敢自專其功人臣無
成代終之節也舜舉之得其人任之不疑權專而不

見其過上功高而不以爲震主人君知人善任之道也然而成功者聖人之跡其本不在於是孟子曰舜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禹不受命治水不告成功而禹之爲禹自若何者其德足以爲聖人也史臣於其中篇則特書之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明乎前之所以成功者本乎此後之所以保功者由乎此而禹之興鯀之殛皆於是乎在益史氏之書法如此錢子曰子之言語書所不遽然實禹貢之綱領其郎以爲序乎惟錢子隱居好學志當世之務　故其書

援古證今足以資興利除害者其大旨又見於自序固無煩於余之辭

姜如農先生曰唐虞之史作者幾於聖人禹貢雖夏書而實成於舜時如此洗發洞見聖作本領學問不獨開後人史法也

吳秉季曰議論開闢而文字亟起亟落格力亦高

錢宮聲曰獨將禹貢大義發論直見原本猶之行山表木源流井然手眼高絕卓乎良史之才

○○左傳經世叙

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于史、禧嘗以爲尚書、史之大祖、左傳、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于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于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別其子姓、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勳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

郭六古今經濟之要盡此數語

蓋世之變也。弑奪蒸報、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苦之志。深沉之略。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厭之力。以謹操其事之始終。而成確然之效。至于兵法奇正之節。自司馬穰苴孫吳以下。不能易也。禧少好左氏。及遭變亂。放廢山中者二十年。時時取而讀之。若于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薄有所創。隨筆評註。以示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千餘年。發微闡幽。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工。相與論議

昔人讀書之要盡此數語與萬古格言

而已。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慙曰，吾請北面。徐文遠從沈重質問左氏，久之辭去，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禧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慚。此蓋博士弟子所務，非古人讀書之意。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其未備，持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益，斯足貴也。禧評註之餘，間作雜論二十篇，書後一篇，課諸生作雜問八篇，用附卷末，就正于有道。左氏好紀怪誕瀆

功利禍福之見論將駁而不醇然如石碏誅吁原茫宣子禦欒盈陰飴甥爰田州兵之謀晏嬰不死崔杼子産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篇皆古今定變大畧而陰飴甥會秦伯王城燭之武夜縋見秦伯蔡聲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學者尤當深思而加體之也

郭仲輝曰朱紫陽謂左傳為衰世之文亦其時勢然也然惟當衰世故能盡後世之變此文見得事理透切二十分故言之嶄嶄如此

〇〇〇十國春秋序

錢塘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成以示學部易堂魏禧而屬之敘禧不敏不敢辭于是敘之曰史才之難也久矣世之言史者率右司馬遷而左班固禧嘗以謂遷當以文章雄天下史之體則固爲得蓋史以記事固詳密於體爲宜遷則至於爲文而已矣欲畧而後工者則勢不得更詳而歐陽修五代史於事爲畧至十國尤不備任臣生七八百年之後傳聞闕絕書籍散亡毅然起而補之其功甚鉅事亦最難禧讀其書

采摭詳慎而精於辨覈為文明健有法自史記漢書五代史而外豈亦有能先之者哉禧惟天下之勢分之久則必合合之久則必分而其自合而之分也天下魚潰肉爛不可收拾當時所號為豪傑者非有殊尤絕異之材其德力皆不能相一峻法重斂戰爭不休生民之苦於是為極然吾嘗觀分崩之際其人才每為特盛蓋天下之治禮法明而風俗厚人心安和雖有奇才異能皆帖首抑志以就繩墨及其亂也憤鬱而思動鋌而走險上焉者紀綱法度不立而其下

得肆志妄作以自盡其术故自周秦之末以及五代莫不有特起之英辟厲光滌自奮於功名王侯將相皆以智力相取而非有偉傑當其時有大力者出而驅之則合無大力者驅之則分彼帝制自為角立爭雄長者要皆韓彭馮鄧綦李曹石之流亟然後知天下蓋無時而無才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分崩之際亂不足數莫如後五代而十國中人才可觀者既已如是任臣是書豈獨稱古史之闕取備見聞云爾哉士不幸生其時當思所以自奮毋徒碌碌以苟

全性命爲自得且觀其得則知十國之能分者何在觀其失則知十國之終於分而不能合者何故夫能以智力爭城略地而不知定天下之有規模能成志協力以得將士之用而不能深仁厚澤以得民心嗚呼此有志之士所爲掩卷長太息者也任臣志行端慤博學而思深著有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已版行而是書關係古今尤大惜無有能授之梓人以傳于世者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知其必有望矣

毛稚黄曰上下古今英偉磅礴于當世之務大有

深心不徒肭具全史而已此書爲世所不可少之

書此敘卽爲世所不可少之文

葉具京曰議論雄暢愈放而愈勁盖其才易見其

法不易見也

經史徵敍

經史徵者武林徐武令所輯也武令博學能文年甫壯爲名士所著書板行甚多于是更取十三經二十一史之源流彙而輯之間參以論斷記曰無徵不信讀經史者將于是取信故曰徵也或曰前人之言散見于篇籍是毋乃多予曰子以爲多乎哉今子試謂十三經何經二十一史何史經之疏經凡幾家作史者代何人其能一一覆之乎且舉以難他學者其不能覆者盖十人而九矣今夫金人所寶也雜之沙中

則不覺沙有金而人棄之者沙多金少而難取也汰而萃之重不及一銖則人爭取矣徐子之爲是所以使人易取亦勸學之義也或者退予因謂徐子曰十三經人有異論當以何者之說爲斷二十一史美惡何從有疑出何以删事相抵牾何以救之使合徐子其當繼是書論定之矣（綮已寫透而無限神韻宕往之致使人尋味難窮）

陳際叔曰前段數語已了題意中忽用比喻烟波横生使人難解心關末復得古贈言遺意

〇〇〇殉節錄敘

嗚呼此知隨州徐公殉節錄也當時州縣吏使盡能守死拒賊如公賊雖强其鋒必數折鋭鈍而不可用群州縣清野堅壁賊勞于攻無所得食其勢可以自斃何至全楚破陷蹂躪秦豫神京陸沉豈不悲夫獻賊攻隨州凡十三日公以羸卒乘城出奇兵殺賊力竭絕援身巷戰攢刃斷脰以死一子二妾諸奴婢從死者一十八人可謂烈矣 天子嘉憫贈官太僕卿賜祭予蔭生建特祠二褒忠之典于是爲盛州縣吏

宜觀感奮興畢命疆埸爭自致身忠臣烈士乃其時叛降相繼聞風棄城守抱頭竄伏以免者往往而是抑獨何與天下之亂莫不始于州縣州縣得人則亂不及府府得人亂不及省會省會得人亂不及京師州縣選非其人釀毒決癰禍延都會勢有必至然當時州縣吏權太輕細故興除必積累而上大有司不報可終不得行又所簡科目士率皆以時文進身不習世務夫以不習世務之學居甚輕之任而當大難民社存亡繫于反掌必生決于呼吸雖賢者猶不克

勝、況貪庸齷齪者乎、此公之才與烈、所爲不可及也、

公諱世淳、字中明、嘉興縣人、中萬曆戊午舉人、先任重慶推官、有政聲、禍特敘其大節、因及州縣治亂、用以告後之人、使有變計焉、

陳子木曰、叔子之文、無不原本道德、關極倫常、研精盡變、不專爲一題一事而發、此跋隨州推論治亂之故、淒凊激宕、如秋隼摩空、夜猿啼嶺、眞歐陽合作也、

沈子相曰、因隨州發出州縣用人之失、中有取士

官制二篇大文字在其跌宕處可與昌黎張中丞

敘並傳

〇〇李忠毅公年譜序

天啓中逆閹擅國日月晦蝕天地易位正人竄斥誅死最著者楊左周繆以下二十餘人江陰李忠毅公其一也公諱應昇字仲達年二十四中萬曆丙辰進士謁選得南康推官既爲御史敢直言時逆閹恣横公屢疏糾之削籍歸里復追逮詔獄身被毒刑以死天下痛之公死四十七年禧客毘陵公子遜之出公年譜見示且命之敘禧受而卒讀氣結塡膺涕下不能止則又竊自奮發以爲日月晦蝕天地易位之時

尚有人如是禧讀國史自建文遜國至逆閹之禍又身所歷甲申以還凡數大故天下忠臣義士殺身成仁者不可勝計莫不烈烈然上爲日星下爲河嶽禽嘗私論人之賢不肖當觀其大節大節既立其餘不足復較然不深究其生平則賢與尤賢無以見有嘗死生患難不奪其所守而事功無可稱或節與功並著立身居心不無遺議者蓋人之醇雜偏全稟于性成于學問不可得而強是以論人者必先大節而其不徒以節見者爲尤賢今觀公年譜歷官所至清羸

仁明為諸生時師事吳霞舟先生所相與摩厲皆聖賢仁義之指然則公即幸不為忠臣已足為名臣又使布衣坎壈終其身而公之為賢者亡疑也孔子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為君子也已方公被逮時道出毘陵留霞舟先生家賦詩論學二日然後去而先生後公二十五年殉節自焚於東海嗚呼豈偶然哉

陳椒峯曰叙一人却兼數十人叙一代却綜數代

而起結高古眞史筆也

吳野翁曰李公大節海内知之此更爲精義之論

徹顯闡幽實關古今至極

丘邦士曰今庭議論從全理推到一偏獨至發爲雄論者多矣此則從一偏之至推向全處爲各論推偏則多用蘇氏家法推全則又用歐陽家法亦各惟其當也

○端友集後叙

武進吳霞舟先生仗節自焚于東海其先二十五年其門人江陰李忠毅公仲達劾魏閹逮獄死同學生程家伊輯二公平日問答之辭往復手書及詩文藝以傳世因先生之齋而名之曰端友集後四十五年先生之諸子光年七十篤學好文章介二公令子再拜稽首請于禧使更叙之叙曰天下治亂風俗之淳漓人心忠孝廉耻之存亡莫不由于教化故師道爲甚重後世師失其道而俗亦簡賤其師

其爲聖賢仁義道德之言、皆其所身率及熟講而傳習者、則皆倡優盜賊之術、是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治日少而亂多、嗚呼、師道喪而君臣父子失其位、至于天地崩壞、日月晦蝕、胥天下而爲禽獸、豈不重可哀哉、李公之被逮也、道出先生家、先生命二子輟讀、侍左右、李公曰、此後亦勿令吾兒讀書、先生曰、書何必不讀、特勿學子眞讀書耶、李公笑曰、還須勿令從眞先生游也、二公雖一時悲憤之言、其師弟相期許、欣然自喜之情、亦足以明其所講習矣

荀卿之門有李斯曾子亦有吳起靖難之役廖鏞兄弟承旨以召方正學弟子于師其同志同道古今以來固不可多得若二公者豈非盛事要觀其窮達之日患難死生之際所以相砥礪者蓋何如也嗚呼讀是集者慨然見師道之重知所以教其子弟而科目之恥亦庶乎其少灑矣

錢梅仙曰師道關係五倫論極痛透而後段感慨豁旋處深情百折

繆喜生曰忠毅公予大母姪也毘陵霞舟先生負

海內重望先文貞實介之今兩公令君膚公公及
守志締姻克世其好讀此文倍覺誼薄雲天光增
泉壤矣

○○脉學正傳叙

壬子歲予在吳門臥疾十三月試諸醫不效還客毘陵詢此地高手爲誰皆曰石君瑞章精脉理著書甚多且其人有德君子也予延至見之輒喜温良謹厚若飲我以參苓試其藥輒愈石君乃出所輯脉學正傳屬叙之以行予十四得羸疾自是至今三十六年行必以藥裹孔子曰三折肱爲良醫余愚性不習醫病且老不識六脉何屬然竊喜讀書素問難經本草之屬時一瀏覽雖不甚解偶或得其大意歐陽氏曰

切脉于手之寸口其法自秦越人始然越人對魏文侯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臣鍼人血脉故名聞諸侯醫家以望聞問切爲要術望色知病此其至神者顧名出鵲下其鍼人血脉固亦得切脉之術而能然耶病之最可見者莫如症然症有必死而反生必生而反死大熱似寒大寒似熱非脉則何以辨之故求之可見者易知而難必求之不可見者易必而難知故王符曰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韓愈曰善醫者不視其人之肥瘠視其脉之

病否青城之難作于徽欽而伏于熙寧之全盛㮚山之變不在甲申而在萬曆承平之日蓋熙寧以多事紛更萬曆以廢事養癰而腊毒所謂病未深而脈先敗焉者也古賢之論脈不一書散漫麗雜不可以類求石君簡而輯之斟酌次第讚以已之所得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矣世之欲起死人而生之者舍是書何以哉

陳萊峰曰敘致錯落　忽人感慨無痕迹可尋○求之可見四語置開尹中莫能辨

○○內篇一集自叙

制舉之業至今日而濫極浮詞失意詭言賊理即有學爲先輩大家者專攻氣格自擬古人不知爲經濟言而無當於王霸之略爲性學言不足發明聖賢之理雖極工巧凌轢古人皆雕蟲耳夫君子始進必以其正今日之學術他日之治術於此焉出古有進不以道而隶卿相如㪚屣者况欺巳欺人以諛言惑天下而僥倖於不可知之富貴吾不許也甲申六月書於淇園之江樓

劉功定曰數語屹然想見自命

謝畇齊曰此叔子制科策所由作也數語關天下國家氣運勿徒作文字看

○丙篇二集自敘

余甲申遭　烈皇帝之變竊嘆制科負朝廷如此既思朝廷以八股取士曲摹尸語正如姆代夫人節令甚肖要未有所損益繩趨矩步使人耳目無所見聞是制科之不善也余因擬制科策條爲通論凡千餘言是時南都初建余不能遂棄舉子業遂不得舉八股之體而決裂更張之故自甲申來所爲文刷華攻實視壬癸之前稍稍一變而終不敢恣行其意之所然嗚呼今日何日也至于操觚盡綴因循日前之業

豈不迂哉然余既以善病放廢山中不能持鋪荷鍤作勤畦圃日食無所事事思用其心思以養穀氣遂得優游放論快生平之所欲言要之引而辟之聖賢之道且何如邪丁亥十月書於翠微峯之易堂

丘邦士日曆次轉換處俱無痕跡而胸中所欲言處處意致宛然似歐陽公內制集叙

〇〇內譜小引

叔子校文於水莊既夜當日獻酒班弟子而飲之坐挨乎即門行酒中小弟子或竊爲藏鉤之戲先生聽而起立壺觴之間以待罪先生曰噫是之謂無禮無禮則罰雖然吾爲覆汝射而獲之則脫覆不越身先生覆之以拳舉下而覆其上射之則舉上而覆其下於是上至於巔下及泉令在酒者周射之雜中先生听然笑飲酒爵一杯則醉而退頹於牀弟子雜立執筆記詰朝按記而椽之直一歲之日數於是班歙則

弟子請射射不越身記曰廣群弟子欲名之先生曰昔李玄素胲姓氏學時人字之肉譜其援而名諸群弟子退或進立請曰身心以為君手口目耳以為臣而命在神氣惡乎闕有間先生曰吾聞之韓子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神與氣寓乎無形游乎無極錮以金石惡乎而覆諸雖養叔惡乎而射諸

丘邦士曰共矜琢炫麗在光景攢發處不在句字間也

弟和公曰矜峭似韓非雋肆似孫卿

○顧氏崇祀錄序

士大夫之有功德者鄉之人祀于學宮所官之地又祀之其子孫不以爲足必建特祠合其宗人雖支子微若大宗所謂貴貴賢賢其義兼施于宗親之間然非子孫賢固有弗能舉者唐王珪祭先于寢太宗命有司建祠以愧之然則其禮蓋重而不可廢而或爲之于難爲之時衰暮之年充類而並舉不惜其財與力則其子孫賢又加人一等矣吳門顧大司馬冲吾公當萬曆間稱名臣其績最著于撫陝而罷礦稅抑

二璫人諸疏尤爲天下傳誦公鄉人與秦人則皆祠祀公事具籌陝存牘及公傳誌中少子紹詒復建特祠于蔣巷祖塋之陽曰鄉人秦之人不忘先大夫子小子其敢忘以賚貴貴賢賢之義則又推廣其義重建賜塋石坊舉合宗歲祀修蔣巷祖塋設墓田建聚族之堂各有記載輯爲崇祀錄而屬禧敘其端禧惟紹詒年踰七十吳中比年水旱穀不登人困于賦紹詒顧且竭蹶爲之所謂以衰暮之年値難爲之時而舉充類之義者非耶方紹詒之未斯舉也疾幾革召

子孫知友涕泣言曰詒不孝先人之事未糸詒死其不瞑亡何疾愈毅然圖之克以有成嗚呼天下事壞于因循而成于斷自國達家無不皆然古之人其身一日未死則皇皇然進德修業若建鼓而求亡子葢懼夫少須臾而吾所欲爲終已不可爲也况子孫所以事其祖父尤吾身之不可一日而釋其責焉者紹詒其可以法記曰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是故孝子愛日不獨親存爲然也公諱其志贈太子少保紹詒字敬熙爲人長者老而好學吳中士大夫所推

祭酒者也

彭務敛曰從年時上洗發于尋常孝思又自生色

末段名言痛論足令衰暮人志惕而氣壯

〇〇〇彭躬庵文集序

躬菴先生爲文章務以理氣自勝不屑屑古人之法而予少時喜議論後乃更好講求法度獨每見躬菴文則顏色消沮心怵惕而不寧嘗譬之戰鬬弓人聚六材以爲潑弓矢人相笴砥羽以爲兵矢而使貫虱承挺者射然拔山之夫瞋目直視則失弓矢落反馬而入壁夫然後知氣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而躬菴之文則又非未始有法者故嘗譬之江河秋高水落隨山石爲曲折盈科次第之跡可指而數也大雨時

行百川灌滙溝澮原潦之水注而益下江河溢濫漫衍以其故道而所爲隨山石曲折者未嘗不在顧人心目驚潰而不之見

弱菴少負大志周旋名公鉅卿間立義聲于天下其後或蹶或起要身所歷事最多故其文一主實用遇事感慨激昂連類芻及菽棗古今呼搶天地痛不能自忍予兄弟知世有偉人度外事則自交弱菴與林

確齋始末

躬菴一見予　遂定
交同確齋從家相就談數十日夜、　嘗謂予百數
十年間天下之病小人中于僞君子中于虛君子虛
美相高無實學以撥天下之亂故小人益務于僞不
可救止又極稱司馬德操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四言
謂足與虞廷十六字相配予驚以爲奇論而甚安之
逮今二十年躬菴予所以　見之文章者率不
越此意蓋天下之變如江河潰決四出夷城郭宮室

破沈塚墓殺民人在俄頃之間而儒者徒欲以白馬寶珪行禱祀或竦身當其衝爭之以死俗吏擊鼓徵徒役糾一束之薪一抔之土以謀閼塞則亦幾何其能濟也易堂　諸子中鹿鹿無狀莫過予而　確齋貞疾且十年躬菴今年年六十　又皆甚貧以衣食之故勞苦其身亂其心余竊懼夫托諸文章以空言自見者亦將止於是而不能進也悲夫

林確齋曰躬庵文章氣魄凌厲一世此敘亦

以氣魄貫之而中間以已及他人提插映帶處如大江浩浩中有洲嶼旁有林舍居然圖畫矣

丘邦士曰氣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則又未始非有法者此三語惟莊子史記足以當之此文正得此意大結亦取莊子史記意卓犖出之而到詞氣磊柯噴薄自成處併欲直莊史所有皆生吞活剝之矣

○吳一焉時習篇敘

梅源吳翁一焉刻意砥行■國變後進南豐謝秋水先生於家教其子以爲己之學予旣聞而慕之歲辛丑五月予之新城道經梅源時翁已卽世得交翁之子超若摶超兄弟五人並恂恂有禮讓翁爲人詳吾友彭躬菴誌墓中季子莫更出翁時習篇一冊示余葢自記其日之所爲其善與否必詳書之以自警厲嗚呼天下之爲義者多矣僞於鄉里不能僞於其家僞於一日不能僞於久且遠人情莫不欲教其子弟

使之能賢然父兄不能自賢而欲求子弟之賢則必不可以倖得搏少年一言行不肯苟且趨亦棄舉子業治醫

翁身教若此其子之賢宜矣翁所書歷十五年不倦朴直瑣屑不立文字殆非欲求名于時者翁伯兄還樸仲兄遜庸國變金需次貢士棄不就嘗為約立義塚瘞牛數十里內外牛死者則盡舁而之梅源伯兄死禁稍弛翁力持之至挺身訟諸官于是二三十年間擭牛之盜與私殺牛者風殆絕余常見眞臘國風土記人多騎牛死

則聽其腐爛日生用其力死不敢食其肉也蠻夷中猶有古者埋馬埋狗之義而中國士君子乃恬然用其力食其肉不爲恠予寓吳氏别舘登山憇竹林下見土上凹凸人咸謂是埋牛處也感歎久之翁諸子至今猶董其事不忘季子莫之記曰是篇也莫錄以自警戒陂諸有道俾得敘論使死父不亾余於是慨然樂爲之序

丘而康曰多格言後半風格𣩵勝

○○○靜儉堂文集序

靜儉堂集凡二十卷、清江熊極峰先生所著也、序記五卷、誌傳雜著四卷、書啟三卷詩一卷、奏疏六卷、公移一卷、板行于世、先生負才、好古學、年二十六、中萬曆辛丑進士、爲行人十年、歷官御史川東道、既國變、間關嶺海、己丑當事欲迫見之、先生謂其家人曰、吾老矣、何用復生斯世爲、以腦子、寘置茶盃中、食之不效、佯曰、趣輿來、衆出、乘間自投池水、水淺、救免、先生大怒、謂其兒子曰、吾死決矣、且汝亦知大義者、何遲

我死也于是閉戶自經盡自甲申七八年間吾江西之節義臨江爲盛其登進士官無大小無一人倖生者而先生三死以就義爲尤難時兵人驛騷居者無寧宇先生文集遂亡其板他藏本亦盡最後仲子兆行購得印本六冊藏于家禧與兆行爲昆弟交子願更受業於是頓首以書來請曰

予爲舉其要選而序之兆行將更謀諸梓人禧頓首受書既卒業因得論定先生之文先生爲文正大曲暢無纖佹佶曲靡麗之音而

奏議爲第一

禧嘗竊謂奏議有以直切剛果使人動色驚心爲貴者有和平朗暢移人情志爲貴者批天子之逆鱗扼權奸之吭而褫其魄則剛直者人所難爲而尤貴也然以論神廟中晚則有異天子端穆深居內外奏記多留中不報始或譴怒一二言者其後視爲故常而天下士大夫方矯矯然敦尚名義厲風節至不難訶斥乘輿以自見此雖主聖臣直千載之一時然風尚所在爲之或無甚難故公道持乎則又當日所

况貴先生內外治安疏明達治體遼事疏中于時務其論時政及重國本罷首輔諸疏侃切可畏而心平氣和無奮髯怒張之態矯激以取直聲蓋先生澹于勢利生平不逼于講

出

入風議當路手書往復則皆惓惓于明是非平意氣持公論以消黨禍為致治之大且急者嗚呼先生深言于萬曆之朝而其禍大發于天啟崇禎之際以至今日讀每為低徊撫膺太息而不能已也方先生官

行人奉使朝鮮、其詩文爲東國傳誦、旣去、兵曹李聖徵猶追書求其文、而朝鮮王餽之金、不受、先生東國諸文字中、絶未之及、壬寅、禧伯子際瑞游塞外、道遇朝鮮使者兵曹佐郞鄭嵩于叢人中、忽把伯子衣袖、入官署、曰、此必中國奇士也、相與書、厯終夜語、乃言足下江西人、熊公化、姜公曰廣先後使吾國、並郡贈金、吾王爲建郡金亭、又題詩刻石、王皆建亭覆之、今猶在也、

遂取東房文集以去、嗚呼先生生而外國服其義、死與日星爲烈、讀先生之文

者。其亦可以自奮先生諱化字仲龍。蓋其贈公于太極峯。因自號極峯。而學士大夫。皆稱極峯先生云

鄭隆中曰春容博大之章而行以錯綜之法惟歸震川諸奏議序有之後朝鮮一段丰神滅沒又逼史公矣

倪闇公曰高嚴典重中間考時論世處萷輩所未見及真有關係之文

〇〇涂宜振史論敘

經之有史猶書之有圖博觀後世治亂成敗之跡然後聖人之言益明且信余鹵莽於經學而好論史山居則同彭躬庵季弟和公頻年授徒新城以同涂宜振晨夕相講論余善病嘗委頓牀席及與三人論史或推枕起投袂奮步於室中疾聲大言聞者驚爲詬厲而躬庵未嘗作史論畧見於冬心諸詩季弟作僅十餘首宜振余則各不下百篇然余才儉且所記誦昏而失之不能博綜以暢其說宜振與余議上下卅

一史則若御瓶水而寫之地其爲論曲盡一人之終
始比類旁徵雜取以証其說而歸於不可易

躬

庵嘗言讀史有三要曰設身曰論世曰闕疑其高者
尤能於無文字處得古人要害余服膺斯說然古今
奸議論凌厲古人者莫不求之無文字之中而以其
偏見私意爲莫須有之說獄古人之獄或洗垢而索
其瘢或剜肉成瘡痍此無論陳同甫蘇氏父子即呂

伯恭亦所不免余則謂論古人者必吾之說立於此使天下聰明才辨好學深思之士欲更立一說而無以為口實如漢武帝欲通身毒國非借道昆明則必不可通也姜伯約守劒門而鄧艾尚得從陰平縋塵非論古之極致宜振論霍光輔政久不知昌邑宣帝之賢不肖李泌不舉陸贄自代而薦董晉竇參范仲淹堅持結納趙汝愚當光宗在而立寧宗則皆所謂聰明深思之士欲更立一說不能者而宜振德量醇厚瀟洒多高致於人貴賤賢不肖不設城府性不甚

好酒與人飲必盡醉醉則鼾睡聲如雷然讀鄒偣謝朓王猛諸作嚴氣正性若烈霜之被秋草又何故也

倪闇公曰論史處不磨之識而前路賓主雜見掉尾兩轉尤有烟波

○○朱錫鬯文集叙

古今之論博學者不必工於文工文者學不博秀水朱錫鬯幼負異才爲太傅文恪公曾孫年十七自棄擧子業學古文博極羣書旣食貧歷幕府則之豫章之粤之東甌之燕之齊之晉凡山川碑志祠廟墓闕之文無弗觀覽故所作文考據古今人物得失爲最工而經傳注疏亦多所發明然世之博學者往往其文不工則何也老子曰當其無有室之用天下之理以實爲體以虛爲用是故風觸于虛而聲作水激於

（轉筆妙亦有飄灑）（運虛之妙）

虛而濁生博學者惟思自用其實故窒抑煩懣而無以運之且夫鯤鵬之神也水不徙南溟風不摶扶搖九萬里則不能自運何者水狹而風卑則其虛也亡幾何地而何以運爲然且見聞多則私智勝又好以其偶合者穿鑿附會古今之事故其文愈根據而愈畔於道吾觀錫鬯所論說斻斻然必稽於古古人所以有勿道也又必折衷聖賢之理而載籍所未嘗明言者每引申觸類互推而得其說人之始視之也若見雲之起於空中若城市臺觀樓閣車馬之見于海

惜乎不見其根本既而求之則皆有以得其確然之故而援古喻今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葢所謂能以虛運其實者非耶三吳顧寧人汪苕文博學窮物理余最愛其文有根據而錫鬯皆與爲友虛己以下之相與切劘其學又能出新意自見此其文之日工也夫

閔賓連日文不甚著力而力全在運虛結構之法變化無窮

○○孔正叔楷園文集敘

老而好學能下人者難矣余嘗得三人焉十四歲受業楊一木先生時先生年五十三每命余論定其文年八十讀書講論不倦人有一長者雖齒在曾玄必禮而敬之歎然自以爲不及余游高郵得一人曰李干庭最後客新城得一人曰孔正叔正叔先生少負才氣岸巉峭有能聲一世之槩爲文頓折多奇氣與人交少當意者既以建寧李又玄言手錄所撰詩文一冊作書數百言遺余余受而甲乙歸之先生乃徙

步五十里自山中出相見是時先生蓋年六十有七長余以倍而加五歲余謬爲鴈行之禮先生方嗛然未足也又二年盡出其楷園集授余評次而命以敘

先生廉直方介國變棄諸生隱居賢溪淡山中前後著書八十餘卷多傷國嫉俗之辭或好玩山水自陶寫吾謂先生就使其文不工亦足以傳於世夫五經之文五嶽也屈原莊周左丘明

司馬遷班固五丘也天下之山必五嶽五丘非是不足名山及讀柳子厚黃溪鈷鉧潭西小丘袁家渴諸記則又爽然自失其幽峭奇雋之氣未嘗不與五岳五丘並名天壤然則先生之文之傳無疑矣李于庭爲文法柳子厚而最愛王安石之文惡其爲人遂終身不讀其集余在高郵于庭年六十九日以其文若詩命余定之

及余將歸山中于庭襆被來送與同里諸老就地下寢夜半于庭忽發嘆曰吾今無所

願但願高郵百姓　湖上耳同寢者驚問故曰若是則魏先生不得歸矣予以于庭似先生故並述于庭使附先生以傳于庭名思訓典化李文定公孫也

朱秋崖曰賓主離合拂便作鍼線在有意無意之間　　間倩李

○○伯子文集敘

伯子之論文曰由規矩者熟於規矩能生變化不由規矩者巧力所到亦生變化旣有變化自合規矩伯子於古人文無專好其自爲文亦不孜孜求古人之法雖頗嗜漆園太史公書爲文遇意成章如風水之相遭如雲在天卷舒無定得莊史之意然未嘗稍有摹倣吾故嘗語季弟以巧力變化而合規矩伯子所自道則然也伯子性脫畧于事而人情當世之故深鍊熟識入於毫芒生平落落然瑕瑜並見最以掩過

飾所長高言欺人爲恥嘗從大帥畧地東粤有游宦者將就戮伯子力請釋之其後于吾鄉爲方面大吏伯子適鄉試事畢不通謁知者咸歎其高伯子曰高則吾何敢夫吾有恩于人吾豈能忘之哉是固知吾藉里者也不忘當求我不求而我往其將不見德鹿或以懈而怒和伯子諸所論述明于人情及不托高名以自飾類皆如此變亂以來吾兄弟皆貧伯子每勞苦其身推食二弟故記室幕府日多所作應事文明切斸厲與平時如出兩人今皆無所得餘又年未

三十時成詩文已八十餘冊後輒每年刪而焚之存者不及七八寸伯子曰多作不如多改善改不如善刪然其所刪亦頗有可觀者辛亥長至日叔弟禧拜書於毘陵之客園

陳椒峯曰文最有法而出之若不經意便有風水相遭白雲卷舒之致中插入叙事一段尤覺精采

○○季子文集敘

吾季子詩好漢魏文好周秦諸子及其成也詩類韓退之文則近柳子厚季於韓柳未嘗學之毋乃其天質有獨近耶曾止山過目集言當今布衣詩和公爲第一予亦謂其沈鬱之中發爲孤聲矯顧騰騫極意琱琢而樸氣不漓比於退之未知孰勝于厚少好文選所爲山水記造語之奇多從漢賦出諸大篇即如封建論層瀾疊嶂峭曲衍窔亦山水諸記展拓而成予嘗不欲季以柳州自畫然此亦極其所至云云耳

子厚駁復讐議寄許京兆與退之論史官等作大爲
難工然則季文不及柳州而十餘年牽於事無暇讀
書作文過此以往則吾又不得而知也季詩文但定
者十一他友十二餘多予所校季少余五歲入小學
時父母以爲遲鈍嘗命督課之故視予猶嚴師然少
暇輙與戲使爲官南面據上座身雜諸童奴爲輿皂
旁立趨走跪拜而季或虐使諸僮辭色不中度輙從
上座提其耳捽地下跪或與杖十數季伏首涕淚交
兩頤終不敢出聲聞父母年十八九學漸成爲人乃

沈毅剛苦勇於義槩雖水火白刃不易其一言蹇蹇諤諤尊親之前無所回其是非予乃釋向者束愚之教而更以季爲畏友易堂諸子年長以倍其蚤譽於天下及季之始生者季特起與爲雁行交而足跡漸遍南北南北賢豪士皆相與結友惟恐後季性卞須張如鉤子人觸其須則怒發不可忍前年歸自華山予夜與飲酒讀所爲西行詩百一十首引手捋其須日猶記皂隸提耳而挾其股乎今遂能如是相與大笑爲樂予獨悲夫吾父母之不及見季之成也辛亥

二月叔兄禧書於揚子舟中

門人熊順曰不立間架設議論而生氣淋漓字字欲動

〇〇學文堂文集序

陳子椒峯既成進士益好古學所爲古文日益多世之成進士者甫棄帖括則輒爲古文人亦輒以古文譽之縉紳先生莫不裒然有文集葢百餘年相循成風尚莫有知其非者椒峯文成而好學問不倦宜其日進未有已也椒峯之論文曰世人於唐宋大家學大家所以終其身不能至五經而下秦漢而上皆大家所自出逐其流而

遺其源固未有能達者椒峯由唐宋溯秦漢以上故其文有源本格調所成恢恢乎入古人之室然吾以爲格調者文之繪事後素者也文以意爲先而一篇必有一意則能文者先人而知之蓋君子之立言與立身立事皆必有其大意大意既定則無往不得其意辟如治軍汾陽之寬臨淮之嚴自決機兩陣至一令一號皆終身行其意所獨得故皆足成功否則因題命意緣事以起論其前後每自相牴牾而觀者回惑捍格無所得其根本椒峯言依仁義雖小文雜記

恆取有關勸懲至其敘事之文凡忠臣孝子義士節婦

必勤勤懇懇爲文傳之而其間有難言者尤必委曲隱約求其可傳而後已嗚呼椒峯少負文名早貴意氣揚揚揮擲萬物無不可快所欲言而顧勤勤於此古今論詩貴忠厚惻怛得三百篇之意夫忠厚惻怛五經四子之文莫不皆然豈獨三百篇哉而世人往往以刻薄背義之言著之文章求當於目前而不顧後世之譏議使見椒峯文其能無反面而却走也矣夫不得椒峯之好學問與其

意而徒欲以格調名文章吾不知其自命於古大家者果何如也

龔琅霞曰語語切實有本至論大意處非知道者不能

沈方鄴曰文分兩段上段論學文有源流下段論作文有大意却脈絡融注上下渾成

○○京口二家文選序

京口二家之文何雍南意思深厚程千一才氣英多

余云直起

然其工古人格調出入諸大家則皆同故能蔚然爲東南之望南北士過京口識不識必以二子爲歸辛亥夏余自揚州渡江游金焦就訪二子則知名姓甚熟蓋曾得余文鄒程村處選入文概中於是屬予敘

住　帶　何

其二家之文予曰夫二子豈獨嘗以文名天下哉易

以下推開說去

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朋友之義相濟以與而相成以同吾聞二子之爲朋友也學同業居同財疾病患

難同扶持出入同交游數十年未之有變世以管鮑自之已亥之難京口被兵火雍南將逃死紓迴烈焰中逾數時求升一既得然後同去山在水中央者恒（奇論接法最遒）名（而世）孤金焦皆峙水中而二山相望絕古若朋友之相同宜其有二予以應之故游京口者山必曰金焦友必曰何甚然（轉）余竊疑天下之衆不可億萬計二人力甚微而易稱其私至於斷金理未可以遽明蓋嘗深觀古今得失成敗之故而有以知之今夫天下之勢始於以衆（余論）所寡卒於以寡御衆令以二人合志併力

而臨一人則一人服矣以三人臨二人則二人服矣是二人常得五人之用也以五臨人積而至於千百千萬勢莫之御興其端實自二人同心始故曰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益言同也周之共和齊之鮑叔管仲鄭之子皮子產以至霍光田延年之廢立羊祜杜預之平吳裴度李愬之平蔡寇準王瓊之渡澶淵李綱吳敏之請內禪率由是道二子推是以往豈惟文章雖濟天下之事可也

余不遠曰深識偉論等閒於文敘發之如此就經

方是有用之學

宗鶴問曰開首道破文敘只十數句便住通篇暢發友義絕不牽涉末只以一句收拾格法最奇

○○論世堂文集叙

地懸於天中萬物畢載然上下無所附終古而不墜所以舉之者氣也人之能載萬物者莫如文章天之文地之理聖人之道非文章不傳然而無以舉之則文之散滅也已久故聖人不作六經之文絕然其氣未嘗絕也聖人之氣如天之四時分之而爲十有二月又分之而爲二十有四氣得其一氣則莫不可以生物六經以下爲周諸子爲秦漢爲唐宋大家之文苟非甚背於道則其氣莫不載之以傳書詩易禮春

秋之氣得其一皆足以自名而世之言氣則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者當之於是而蘇軾氏乃以氣特聞子瞻之自言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自知也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而乃以氣特聞氣之靜也必資于理理不定則氣餒其動也挾才以行才不大則氣狹隘然而才與理者氣之所馮而不可以言氣才於氣爲尤近能知乎才與氣者之爲異者則知文矣吹毛而趾于窔

吹不息則毛不下土石至實氣絕而朽壞則山崩夫得其氣則泯小大易彊弱禽獸木石可以相爲制而況載道之文乎覩之以形而不見聞之以聲而不求之規矩而不得其法然後可以舉天下之物而無所撓敗瑕䫫蘓子之言文主乎氣者也其文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依乎六經而不背於道雖欲不以氣許之夫焉得不以氣許之也

毛卓人曰昌黎謂氣水也言浮物也眉山謂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理非氣不充事非氣不立

文非氣不雄以氣發論真得作者深處

彭輿公曰文最輿衍氣字乃有真解所謂養氣者正指此

○涂子山空青集敘

新城涂子山好爲詩古文辭有名於時辛丑余游新城嘗見子山詩因欲以識其人又聞子山守貧不務苟得所與游少當意者以是得狂名余益願見之明年余游廣陵與子山同客劉氏涉園得盡讀其空青集爲之點次所遺覆而中者十一而九余乃嘆人言子山狂人自不狂耳然子山當無聊時逆逆高誦其得意句及主人以酒飲客子山必大酌盡醉起抵掌掀白須搔耳頓足隱然有不可一世之意子山爲文能

曲折游山諸記尤矜峭有法度其詩幽遠古淡毎使人得之言外五嶽之山磅礴而鬱積河南北有大丘五然必使天下之山皆五嶽則不復有五丘天下必皆五丘則凡一山一石一丘一壑之嶙峋嵌崒窈窕駘宕而負真氣者皆不足登於名山之紀予山詩文所謂山若丘壑之奇足以紀名勝而資游覽假令有挾五嶽五丘以臨予山者予山顧有所不屑已癸卯予再游廣陵予山出余所點次曰子其可無一言予山爲人短小胸無鱗甲性率易近人及考古義與人

爭魚嚙則疾聲搖頭不自止云

王槃夫曰設色次事皆有生氣欲動

○○任王谷文集序

吾嘗謂今天下之文最患于無真氣有真氣者或無特識高論又或不合古人之法合古法者或拘牽摹擬不能自變化是以能者雖多瓌瑋閎傑洸漾峻削之文所在而有求其足自成立庶幾古作者立言之義則不少概見宜興任王谷隱君子學古而能文者也其人易直淳古故其文多真氣而又深于古人之法壬子春予同客毘陵陳椒峰家日夕論古文各出所作相劘切予甚好之而王谷乃言吾平生好侯朝

宗文今觀子殆勝之也予往讀朝宗壯悔堂集見有與任王谷論文書及王谷所作朝宗遺稿敘固心識王谷然初與王谷飲酒貌朴魯終夜訥訥意以爲鄉三老挾兎園册來者爾旣知其姓名又盡讀其文乃大驚時家伯子在座因相笑曰世何必無丘邪士邪士予姊壻其人神明內蘊負絕人之姿文學爲吾黨冠然土木形骸人不識以爲村老少年負才氣者至或不與拱揖後乃驚服踧踖而發赤不能出語然則貌固不可相士而神明內用者其致工也深亟當有

然也吾聞朝宗高氣雄辨凌厲一世人獨與王谷濱相引重朝宗之人與文則甚相似予每讀朝宗文輒當勃敵驚心動色目睛不及瞬其後細求之疑其本領淺薄少有當于古立言之義又是非多愛憎失情實而才氣奔逸時有往而不返之處然朝宗使不早世得竟其所學則豈易及哉吾與王谷才皆不及朝宗而王谷論旨醇正足以相爲勝王谷好學不息其進于古作者無疑予則瞠乎後矣王谷謬許予予其何敢以爲然慫慂存義宸英者予愛其文與朝宗並

王谷他日相見其毋交臂而失也

陳椒峰曰起十數語已盡古文得失之故通篇用朝宗作波瀾離合有法又以丘姜點綴愈覺風神

李季子文叙

興化李季子少負才名年二十舉於鄉後遂自廢獨好古文辭爲之不輟余再客揚州則必屬予論定季子身華胄遭時坎壈其見於文辭每多感慨不平之音予嘗謂文章之本在忠孝季子旣有其本又好學善下以求工古人之法譬猶掉輕舟于急瀨之上而下之也然季子性好山水足跡所至必尋其奇勝韋舟裹糧以游雖破衣食之資觸寒暑不爲阻故所作游記最多而視他文亦最工古今記游共推子厚近

人必摹倣之曰似柳某記其記則以爲能然自予觀諸人已不相沿習故柳記雖工亦記之一家言耳而必以摹倣爲能則陋矣季子緣物繪情自有天真吾正謂其不必似柳然後工也夫文章之工必法古人而法古人者又往往不得爲工何耶然則文章必有其所以工者也季子知之矣

宗子發曰澹蕩而論有光深長

○○○曾庭聞文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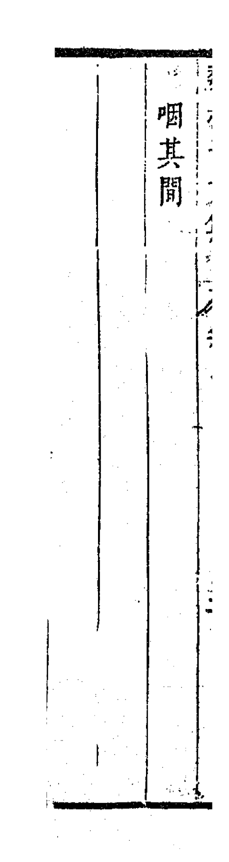
曾庭聞自萬里歸巳酉正月會酒於三巘盡歡堂風十尺倒上吹墻屋洶洶有聲雨雪雜下庭聞盡出其所爲古文使余論定庭聞之文句格法昌黎而蒼莽物萃矯悍尤多秦氣予與庭聞爲童子時同學庭聞天資甚豁終日讀不盡十行長省尊大夫于京師數過吳門與吳中名士游其文斐然一變而庭聞之名盛于東南近二十年則出入西北塞外嘗獨身攜美人騎馬行萬餘里最好秦中風土至以寧夏爲家而

庭聞名在西北其文又一變庭聞歸相見予于山中毛衣革鞜雜佩帨帶刀觿面目色黄黔鬚眉蒼涼儼然邊塞外人回視向者與予咿唔筆硏間及細服緩帶爲三吳名士時若隔世人物嗚呼庭聞之文多萘氣何足異也文章視人好尚與風土所漸被古之能文者多游歷山川名都大邑以補風上之不足而變化其天質司馬遷龍門人縱游江南沅湘彭蠡之滙故其文奇恣蕩軼得南戒江海煙雲草木之氣爲多也余讀史嘗怪赫連氏初無功德而與之暴西夏

强且久與宋室爲終始此必有所以自强固者不獨恃甲兵之於閒披輿圖按其處距長城外河西數十里自分力劣弱終身不能至詳考其興亡盛衰之跡而庭聞乃竟以是爲家邊徼風土人情叛服治亂必有深知其故者他日著之文章當不止如史傳所紀載也

彭躬菴曰光氣雄熱而勁是叔子别調

朱秋厓曰闔闢變化頓挫起伏各極其妙而一種激宕抗爽之氣若與燕趙豪傑之士相與叱咤鳴



咽其間

惲遜菴先生文集序

毘陵高士惲遜菴先生、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其言學爲一書、在江東闔海、言事爲一書、雜文爲一書、詩爲一書、辛亥、余客毘陵、先生與爲忘年交、出文集示余而命之序、惟文章以明理適事、無當於理與事、則無所用文、故曰文者載道之器、言事莫尚漢、言理莫尚宋、核事者、每謬於理、宗理者、迂濶不切事、其實相乖離、其文亦終無有能合者、先生以宋爲體、以漢爲氣、深切明剛、皆足見諸行事、以正人心之惑溺而救

國家之敗此非可以文章求也然有其志無其學有其學無其識有其識無其事則文皆弗極於工有志而無學猶耕者之冀總穫而不畜畬也是謂虛而不實有學而無識猶作室者固垣墉而不牖戶也是謂塞而不通有識而無事猶浮海者之望三神山不至而返也是謂似而不眞虛而不實者其文疏不足以徵事塞而不通者其文窒不足以達意似而不眞者其文疑不足以適用天下之文得其一失其一故其爲合也甚難非不知也才短而學薄不足於識不鍊

於事志之而弗能故也先生少負材四十不遇受業山叅劉念臺先生之門世亂挈其子隱天台山中揣摩當世之務適閩親在行間歷艱危患難瀕於九死其講理也精鍊於事久是以極微芒得失之數而一著於文章嗚呼其不幸不見用幸而見用吾不知所成當何如而徒以文章見又使不得盡見於世則亦爲可悲矣乎先生世變逃乎禪或者非之余以爲合義蓋僧服而蔬食不変當世者垂三十年仲子格抗志養親工於詩而以書名予與爲紀翠尭先生性嚴

嚴與人寡合年踰七十志不挫獨好吾兄弟以爲可與言雖然先生高士非隱者也是亦惟吾兄弟知之

蔡九霞曰文字排蕩處有管荀之遺而末幅尤自蒼涼

金孝章曰此勺庭吃力揚花之文非遜巷固不足當之

○張無擇文集敘

儒者之文沈以緩才人之文揚以急文人之文文勝其質學者之文質勝其文然得其一皆足以自名張子無擇吳門之學者也博極羣書好攷據所著書數百卷他雜文亦百數十而皆以質勝玉必璞而珪璋出木必樸而鐘虡成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與學禮質之謂也張子書自天文地理田賦之務以及藝事無不究吾讀之如田夫游陳王宮而嘆綮涉之沈沈也則何其文也夫張子之人亦以質勝者

也張子性忠信好儒先之書棄諸生三十年無日不學問處乎城市若不知有人心無所慕乎名名亦吞至顧無罣罣然而好乎然乎見之輒媿色憶後世必有以張子爲珪璋爲鐘虡者欲辭其名而不可得也張子之書具在讀其書葢亦以知吾言之質也

盧定三曰惜墨如金愈簡而味長與無擇之品相似

殳山夫曰澹樸中見波峭似王荆公

○鍼灸會元序

神農以草木治病奇矣至灸艾尤奇鍼則又奇於灸說見五經四子之書者惟孟子求三年之艾一言而鍼無聞今鍼法稍傳灸之法所在皆有　然自黃帝內經秦越人難經以下所論鍼灸最多而尤詳鍼法何今之能者之寥寥也迎隨補瀉之法男女老少之異其室人各殊說意惟論之者多故愈煩而無要人莫知所從愈以失其法與吳門蔣子仲芳當世變棄舉子業業醫尤留心鍼灸學著鍼灸會元一書亦於

論鍼尤詳別是非辨疑似發先聖賢之微言滙衆論而歸於一是予於醫絕無所知讀其書若自視其掌文并井然可數而得秦越人曰臣鍼人血脉名聞諸矦是世人以鍼爲難能而越人以爲粗事則何說也意望色視毫毛其理甚微而有誤亦不遽見鍼灸者按穴以治有成法而一誤則立敗故人以爲難而能者以爲粗與吾嘗譬之切脉望色若文吏之治民鍼灸其若武士臨陳而勝敗決於俄頃也有仲芳之書世將無此患矣

董巽子同全作疑睡搖曳筆愈老愈有姿致

西林集敘

西林集者無錫安懋卿先生所著先生諱紹芳所居膠山下西林山水林樹最美先生築館著書其間有青萍芳草二京諸集行海內先生子璿彙而刻之統以西林名篇云先生生嘉靖中其歿也在萬曆乙巳距今六十八年是集刻于萬曆己未亦五十四年王公世貞鄒公廸光俞公安期爲之序而璿謬以禧爲文屬常熟顧君祖禹走吳門客舍奉先生集命禧更序之于是璿年七十有五矣禧重違長者意不敢辭

先生集凡二十卷爲詩卷十有三爲文七文書牘爲多得卷七之四先生文醇質應氣運而詩爲尤工時海內號七才子先生處一焉蓋自王李以其詩倡天下天下靡然從之者數十年竟陵起而排之而今之排竟陵者又加於昔先生詩典而不纖整麗安雅不役於辭以没其意雖竟陵者亦孰得而排之哉禧惟往者嘉隆以迄萬曆之初天下最號昇平公卿學士皆得治亭館放意詩文以鳴國家之盛禧讀先生詩慨然太息豈啻立肅德之世而

開開元天寶也然覽先生書牘則當時天下已不能無事憂亂傷時往往見於友朋問勞之間蓋國家之敗所由來久矣嘗讀王公世貞首輔錄朋黨偏私迭勝迭負自嘉靖繼統後百有餘年不絕以至於亡而明史諸書禧則又以爲正統以前文質而事實可信者十之八九天順以後文冗而事多附會可疑者十常五六吾雖未能博覽廣詢以明其所以然則讀其書而可以意逆也禧故嘗欲購前輩諸君子文集參考軼事以發明是非然後一代之史可得而識恨地

僻出游又購書無資胸中之疑終無由自決先生生屢世簪纓之後雖厄於科名幾得復失然所與游者皆當世巨公名流觴詠游眺之言往往足以徵國家得失此先生集所爲尤不可廢也先生卒時璜始八歲先生摩其頂數以目視之而瞑璜好學能文章甲申後屏處不交人何不事佛而蔬食者三十年嗚呼先生之教蓋遠矣哉

李灌溪先生曰議論大有關係而文氣典肅深厚卓然典刑之文

○○○南北史合註序

天下有不可少之書禧嘗得見之皆未板行于世揚州之興化李廷尉清著南北史合註錢塘吳文學任臣著十國春秋常熟顧處士祖禹著方輿紀要吳顧二君余與友讀其書而序之廷尉公先進爲忘年交丁巳七月禧自江右來揚聞公疾往省再讀合註竟日夜而爲之序曰是書也于世爲不可少者三焉廿一史文冊浩繁好學之士有終身不得讀者是書成則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史可廢其甚便于學者一

也。于史所重出刪之。不備者補之。訛者辨之。為文簡而愈詳。博而愈確。二也。又倣以春秋綱目書法。正其各義。不失古史之指。三也。（直敘截然便止）禧因是而慨然太息。（撫年情況不測）以悲夫南北士各相告詈。又采拾耳聞以為信。故其書多牴牾不合。幸而各國書具在。可參質以折其衷。百世之後。又得淡思好古如廷尉公者。斟酌條貫以嘉惠予後人。然後是書稱信史焉。明興三百年之史。自嘉靖後。朋黨日起。私議互興。其成書者。已漸不可徵信而崇禎季年以來邪。正之（痛言）混淆。黨人之相傾國是之

顛錯封疆之壞仗節死義叛降賣國者眞僞之相亂譬如雲霞倏忽無定形而海市蜃氣變幻不可為物嗚呼不更有如廷尉公者以練事之久博見多聞而主以至公虛己之心勤成一代書則自此以往用人年湮老成凋謝聞見稀闕僞書雜售將千百世後其紛無徵史知乎雖然公是書暨十國方輿吾不知其果得傳後世否也作者不能自刻叛兵火相尋木早盜賊之災多有書其可恃長存乎海內貴富豪宕之士好古有力者指不勝屈倡優梓播之費亭池之費

文繡鼎食游宴之費以鄭評卽不急之費節廚之費以千百計而顧忍令是書之湮沒無傳耶古者書多傳寫少板刻故漢藝文志及古今經籍書目其不見于後世者十恆六七而永樂大典二萬餘卷以內府之藏終于散失常熟錢虞山謙益常自修明史卒燼于絳雲樓嗚呼此藏所為低徊踟躕幾于好古有力之士再三而不能已也

楊紉芷曰前段發合注後段屬望刻布而中段忽從南北史感慨到明史上悲憤嗚咽遂成奇文

○○方輿紀要叙

方輿紀要一百二十卷常熟顧祖禹所述撰也其書言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迹所可見而景物遊覽之勝不錄焉歷代州域形勢凡七卷南北直隸十三省凡一百七卷川瀆異同凡六卷天文分野一卷職方廣輿諸書襲謬踵訛名實乖錯悉據正史考訂折衷之祖禹沈敏有大畧為人奇貧而廉介寛厚樸摯不求名於時與寧都魏禧為兄弟交禧既篤服其書祖禹因請為之叙禧槭

然而歎曰有是哉此數千百年所絶無而僅有之書也惟禧學不足貫穿諸史足跡不及天下五分之一顧何足推明祖禹意然竊嘗得舉其論之最偉且篤者

一　蓋其

一以爲天下之形勢覌乎建都故邊與腹無定所有在此爲要害而彼爲散地此爲散地彼爲要害者

二　以爲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者不擇地嗚呼古今豪傑暴起草昧造造迫而應天人之會初未嘗遷地而謀形勝也用其地之人因其地之勢以驅

所謂術者是何物也先生未言欲人深思而自得之

策天下而天下無以難之蓋其故可思矣失其術則據十二百二之雄而可以亡得其術則雖迫狹瘠弱而無不可批郤導窾以中天下之要祖禹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其深思遠識有在於語言文字之外非方輿可得紀者嗚呼非其人誰與知之此則禧所欲為祖禹叙而不復辭讓者也北平韓子孺時從余案上見此書瞪目視予曰何哉吾不敢他論吾僑家雲南出入黔蜀間者三十年頗能知其山川道里顧先生閉戶宛溪足不出戶而所論攻守奇正荒僻

幽冥之地一一如目見而足履之者豈不異哉藉於

是并識之

彭躬菴曰近文益朴不作議論間架是水落石出

時矣只就原篇中摘出扼要關楗數語便自得力

○○○曹氏金石表序

檇李曹侍郎、好古法書、聚之數十年、嘗破析衣食、齋求而得之、自大禹岣嶁碑以下、凡八百七十餘卷、懼其散失、欲以示後之人、於是自爲表、屬予敍之、考歐陽文忠集古錄一千卷、趙明誠金石錄二千卷、公所表、皆不及數、蓋去古益遠、所遭喪亂寇兵水火之殘益多、勢固然也、然爲卷且八百有七十、則公求之之勤、嗜古之篤、於以益見書爲六藝之一、取指事象形通其義而已、後世乃耑論筆法、猶文章本以明道記

事而非有法度文采以輔之則不可傳於後世古之作者必兼此二美故後人尊而尙之雖斷鈌湔釋其點畫苟有存必寶之不敢棄然其用匪特書法而已歐陽子曰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可與史傳正闕謬者公博學文章高天下所得助金石不少乎則

文嘗以謂古人所以可傳不在一點一畫而人情貴古賤今尊虛名棄實事往往不憚鑿山沉淵以求必得嗚呼古人不得見見古人遺跡如見古人使得如古人之人者見之其愛慕當百倍於是然世之學者

大知不乏愛古人一點一畫遊覽之處好玩手口之澤慨慕咨嗟而於當世賢人君子能知愛而重之者何不少見也公好士敏於知人士有一能一才必願身下之爲之地其賢不在好古法書雖然公年將老志壯天下士屬望公甚重吾願公所好止此不復更推意而取歐陽子所謂得於有力之彊者合并用于好士則必有奇偉特達如古之士者歸于公當不止如今日所得公名溶號孜岳秀水縣人寧都易堂魏禧叙盖辛亥仲秋日

秦湘侯曰議論皆從空際轉發無中生有郝字字有實義筆力亦如鐵畫銀鈎○書之用不特在筆法則實書之道已難言之況更欲得此以實士乎

宗子發文集序

今天下治古文衆矣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無所有其弊爲優孟之衣冠天資卓犖者師心自用其弊爲野戰無紀之師動而取敗蹈是二者而主以自滿假之心輔以流俗謏言天資學力所至適足助其背馳乃欲卓然並立於古人嗚呼難哉雖然師心自用其失易明好古而中無所有其故非一二言盡也吾則以爲養氣之功在於集義文章之能事在於積理今夫文章六經四書而下周秦諸子兩漢百家

之書於體無所不備後之作者不之此則之彼而集宋大家則又取其書之精者參和雜糅鎔鑄古人以自成其勢必不可以更加故自諸大家後數百年間未有一人獨創格調出古人之外者然文章格調有盡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窮識不高於庸衆事理不足關係天下國家之故則雖有奇文與左史韓歐陽並立無二亦可無作古人其在而吾從似之不過古人之所見聞必多其篇牘以勞苦後世耳目何爲也且夫理固非取辦臨文之頃窮思力索以求其必得鍾

太傅學書法曰每見萬彙皆畫象之韓退之稱張旭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人生平耳目所見聞身所經歷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雖市儈優俳大猾逆賊之情狀竈婢丐夫米鹽凌雜鄙褻之故必皆深思而謹識之醞釀蓄積沈浸而俟醞發及其有故臨文則大小淺深各以類觸而見若決陂池之不可禦譬之富人積財金玉布帛竹頭木屑糞土之屬無不豫貯初不必有所用之而當其必需則糞土之用有時與金玉同功吾嘗

嘗見及於是。恨力薄不能造其籓籬。自易堂諸子外。不敢輕語人。而長安王築夫寶應朱秋厓興化宗子發。嘗相與反覆。一日子發持其文屬予敘。論旨原本六經。高者規矩兩漢。與歐陽蘇曾相出入。子發持高節獨行。古道而虛懷善下人。他日所極。吾烏能測其涯涘。故爲述平日所與論議者。以弁其端。嗚呼。天下之可語於此者。葢多乎哉。

秦偃農曰。提出積理二字極力發揮。不獨文家鴛譜。直爲初學金針。繫辭傳云。夫易廣矣大矣。以言

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又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人以此論易、今按論文之旨、的的不二、聊爲舉此以此證文、即以此證易也、

○○○八大家文鈔選序

諸子世倣、將買笈從游、請曰、茅氏八大家文鈔、卷帙多、唯伯父擇其尤者、俾抄而讀之、于是得若干首以命倣、而告之曰、八大家文、遠者千餘年、近者數百年、言者備矣、自茅氏文鈔出、百十年間、天下學者、奉爲律令、予生平嘗法古人、至其所獨是獨非、每不能自貶以徇古今之衆、故論列或不盡同茅氏、而韓歐陽諸名文、亦往往有所疵議、蓋吾用以私教夫門人子弟而不敢以出諸人、爲有識所詬笑、然吾聞史記爲

古人已成之書亦有可駁者

太史公未成之書使太史公而在當必更有所定安見韓蘇諸公于其文遂謂一成不可易也古人之文自左史而下各有其病學古人者必知古人之病而力洗滌之不然者吾既自有其病而又益以古人之病則天下之病皆萃于吾一人之身其尚可以爲人乎哉吾又嘗謂文章之根柢在于學道而積理守道不篤見理不明而好議論以刺譏于人翻古人之成說則雖極文章之工取適于巳而有懟于人君子蓋有所不取退之潮州謝表介甫子固論楊雄明允論

樊噲、永叔論狄青，既皆有害其生平，而東坡于西伯受命改元之事，論武王引以為據，論周公則闢其謬妄，諫用兵書，以唐太宗之征高麗為戒，為策斷則據以為可法。明允上仁宗書，極言任子之不可，于文丞相書又言減任子非是。子由策民事，欲行國服，論青苗則極言官貸之害。夫理明者辭必簡，議論多則意見亂，而自相牴牾者必甚，是以三蘇氏之論，于古今為獨絕，而議論之失，亦蘇氏最多。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嗟乎！人非有不得已之意而好議

論蓋鮮不廢其失者也予記諸語並示兒子世傑而
因命倣錄于篇端以爲序

兄善伯曰詞格嚴儆如寒霜烈日凌逼莫逃而高
明爽豁之氣乃復令人暢悅○篇中所謂理明者
詞必簡斯有文焉

揭示大綱
大業全在
惟恐傷人
人之私即
刘晏造運
船亦知此
意子瞻潤
天下之事
成于大度
之士敗乎

〇〇〇陽明別錄選序

門人庠復請序陽明別錄禧告之曰吾所以序四此堂盡矣然猶可爲子言者文成公之成功也虛巳以集衆人之議謀之也豫以密而發之曲以斷此人之所知也其曲調人情之至若惟恐有傷夫一人之私者此則人之所難知也夫文成位尊權重其才智足以籠罩天下天下事宜斷然爲之無所瞻顧迺此于君相于僚友下至屬吏部民莫不委曲周至務有以先得其心若退然不敢自行夫一事者吾生平主斷

衆僉之小人正謂此乍就白身感慨文情低猶而跌宕

朋友姻黨之間往往忠而獲罪而乃發憤無聊慨然于世不我知及讀公別錄然後自悔其學之不足也庠曰可得聞乎曰吾試與子舉其一二崇義新立公請授縣丞舒富知縣既歷庠其行誼與功然猶曰或于例礙則量授府州佐貳令署新縣事數年之後州行改遷公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意實主伍文定矣復以梁材汪鋐並進蓋公既不敢主斷而專舉一人（帶一句汪意讀二下段）朝廷或疑有所私屬又此一人苟不合當軸意則一請不遂勢將用其私人今得其再其次者而用之猶

不大賢者也桶岡之役賊已蕩滅湖廣兵尚在郴州公欲止其來則犒賜其統兵官曰桶岡天險一鼓而破固將士用命亦湖廣兵威有以攝服其心故巢破之日不敢四出夫用兵之道貫有不戰而功多者不（每段[illegible]有數層意議論其）顯其功則推鋒奪級而死誰復宜力且兵非賊境則（妙用）無所掠吾拒之而不賞後有調發孰肯用命哉今二省夾勦吾獨成功即湖廣之督撫豈能無忌忿不可不平其心也嗚呼此皆公所爲曲調人情者其所以成功不易知者也若夫告諭公移雖尋常事必有深

思切論爲他人所不能言則別錄與四此堂稿皆有之禧故嘗謂二書當全讀爲有益遐而去存之非予志也乙卯七月朔魏禧敬序

丘邦士曰按事發議論頗抉其要而文體則樸而古矣

予作別錄序之三月彭躬庵示以丁明登所輯古今長者錄內載文成公初第時上安邊八策世稱爲訏謨晚自省曰語中多抗厲氣此氣未除而欲任天下事其何能濟迨筮仕刑部言于大司寇禁獄

吏取飯囚之餘豢豕或以爲美談晚自悔曰當時善則歸巳不識置堂官同僚于何地此不學之過

或問寧藩事曰當時只合如此覺來尚有揮霍微動于氣者使今日處之更別泒庵曰公語誠然觀處兩廣事空疏便自不同矣予論公三事與此意合而序巳成不復可引証附記于此自記

○童氏禹貢遺書敘

泰和潋溪之童氏有楚白君者績學好文五經皆有解以貧教授四方生子幼而君死子且爲僧著書盡散失僧曰中千名與賢藥地老人之大弟子也四方士君子甚親敬之而玕江梅君藏君禹貢圖說於兵燹中以歸與賢與賢執書大慟曰父賫志死吾又且爲僧吾死父其遂朽乎吾何以令吾父有傳也於是請于里君子王竹亭爲之敘復再拜以屬余予嘆曰甚矣夫與賢之能用其情也儒者皆釋氏絶骨

王云以下一意作

肉之親情一無所用此特其教使之然耳今之僧絕（八層轉文情可掬）
兼名利外形骸者多有而往往奉養其老父母篤於
家之孝子非其天性有不可拚哉輿賢不得親而養
之乃爲之謀及夫身後之名夫名者不可知者也就
令可知而古人以爲身後寂莫之事然既已不得及
身而養則爲之傳其身後之名夫亦情之不得已爾
且夫孝子之情於其所不可知而勤勤懇懇以求其
必致則推之其親之存凡一切可知之事視膳問安
和氣婉容以至視無形聽無聲固未有不極其情者

礼矣與賢之善傳其親也或曰今河患孔亟瀕河之民爲魚者衆必有聖君賢相與起以修禹功者童君五經解皆散失而禹貢獨存天其將以是傳童君使其書有用於世與予以爲言河則王子之敘論備矣予復何言獨悲夫世之號士君子者輕棄先世之書而不足惜甚或攘竊之以爲已名吾不知其情僞何如以視與賢能不愧死入地耶

畢完禹貢文以道書結撰一唱而三嘆

蕭孟昉曰一意曲折澹蕩使孝子之情悠然感人不論書而書已傳矣

四此堂摘鈔叙

門人曾庠請選王文成公陽明別錄竟復請選四此堂稿四此堂者吾伯子東房所爲浙江幕府奏記告諭公移之文也世郡縣吏至方面大臣莫不有客其文字例不自作而是時巡撫范公名承謨字覲公以康公奮震動天下至賑荒蠲賦諸事所活兩浙氏數百萬計蓋百數十年所僅見耶而其講求屈處之方文告之辭客與有力焉伯子既摘抄所作歸示兒輩寻因得盡觀嘗謂諸子世傑世傚日陽明別錄有識者推服

嚴古今文告第一葢文成公平賊諸疏及區處平嚴地方疏其思慮精密仁之至義之盡雖聖人復起蔑以過而文章雄肆鉅麗則又漢宋以來文人所不逮其他明健簡切使言無餘意筆無溢字則東房所作時或過之東房天性疾惡其論爲治也曰不去小人必不能用君子不除民之害必不能興民之利如治田者不斬荆棘薅蔾藋而欲以種良苗則必不能故其生平所建白規畫往往怯於興利勇於除害以爲利民之事常或至於害民而民害苟除則雖不興利

而固已利之此其說自申覈以至聖人不能易也吾
嘗觀文成書開府贛南以來所當皆盜賊叛逆其日
夜之所思身之所爲率皆斬殺攻取慘酷之事然其
去小人也必使有自容之地罪人也必使有可贖之
路殺人也必有哀憐惻怛求其生不得之心徵調戰
伐旁午紛紜必經營夫厚風俗興禮教之本故雖疾
惡如仇除惡者務盡而廓然見天地之量焉藹然見
父母之心焉雍容寬裕見儒者之器焉今夫鉏草所弟云通與
治田辛、拂、而、若、主、草、殺、古、法、借綜
以衛苗而鉏之過甚或至於傷苗汗下所以已疾而

過用之亦多至於盜爽是故善治者能使惡人不害民而已足矣善田者能使惡草不傷苗而已足矣而草之爲類雖愛苗耶不可得而盡除則亦天理之所兼容人情之必至也知此說者可以讀東房之書世傑退以告伯子伯子閒而是之遂敬書以爲叙時乙卯閏五月

丘邦士曰唶將別錄轉移四此堂稿方是極贊美四此堂稿處

兄善伯曰亦可謂言無餘意筆無溢字而寬博春

容之氣翕然中人

弟和公曰文極補瀉之妙○論文成公處皆入髓

入神之言

○○信芳齋文叙

吾友王君克承之仲子源字崑繩與其兄汲公以文學名於時崑繩岸異多英氣自其十數歲余輒器之及再來廣陵則崑繩爲文章已成帙作項籍論縱橫馳騁若前無古人者名下士爭譽之余未之許崑繩卩不言而意爽然也丁巳秋崑繩謁余廣陵頷下須已長四寸目光閃閃逼人比著書高二三寸而崑繩（寫生與從流派睛照）年亦已三十矣再出項籍論則議論多肯要法度老（兩舉項籍論中有指）成且曰源往者不自得久而心服先生之言於是縱

觀其文文之可施於用者十而五矣崑繩爲人伉爽好大畧爲文多法史漢吾門人孔生尚典文最英悍

波瀾

余嘗譬之駃騠之馬然其實用處不及崑繩也嗟乎吾老矣而崑繩今不可爲少彼鄧仲華周公瑾何人哉

忽入感慨即轉到誠危處又出縱恣不羈

人學問當有變化少年英發中晚之歲貴沈深掩抑使不顯其光吾他日以崑繩之文觀之矣

忽帶到文上妙

宗子發曰文不滿三百字而波瀾頓挫氣韵生動妙於法度之文

○○耕廡文稿引

諸子世儆從予學古文十年得可觀者四十餘篇丁巳暮春予之秣陵儆送予顫江欲以其文請正于世之大人先生予更爲刪定若干首舟中無事嘗與論吾兄弟及兄子世傑之文儆因請曰儆其何如予指江中灘石謂之曰汝文其似此矣儆性狷急勇于事其爲文筆氣亦頗肖吾廬特展拓少耳當其鋒鋭所至往往有沒羽之力故其他日可造而至也儆生二十餘月毋口授歸去來辭及九歌一二章久之輒能

背誦吾兄弟嘗抱持誘以果餅使歌之聲悠揚可聽相詫為英物今忽忽便二十有三所成僅至于是此失學之過也吾廬幼號遲鈍年十九始好學五年而幾于成豈非專鋭與方庭老人書

○○三教經圖賦序

棘端之猴齋戒三月而見象之楮葉三年工而後成列子曰使天地三年爲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然而宋人爲之宋之君之不以爲無益者以其巧也而楚王憚齋戒不得見棘猴黎川劉君茂作三教經圖是象葉之巧也鄧子爾及序而賦之不憚三月而齋戒者也無有齋戒以求見則棘猴不必欺楚王楚人熊宜僚善弄丸手一丸而八丸常在空中無益之藝也而楚王以敗宋師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老子

俞右吉曰古而彌雋癯而益腴詭而愈妙如食餘甘津液滿口

日當其無有室之用此鄭子所爲賦也見其賦索其圖索其圖釋其經釋其經奉其教則天地不必不爲象棊而見棘猴不必齋戒關尹子月牛臂魚鱗鬼形禽翼惟不及夢夢惟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惟尤矣圖巧於夢賦巧於覺者也故曰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雖然唯覺者能道之

研臍偶存敘

古今之文有有意爲之而工有無意爲之而工古人有言文生無心乃傳其說何也天下未有以無心而爲文者故曰言者心之聲使其無心則文之可不作也久矣而惡乎勤勤然著之爲書且以傳於天下後世然後知所謂無心乃傳無意於傳之而非無意于作之也有意於必傳則將歆然有求知於天下後世之心求知於天下後世則其爲文也必將就其所好避其所惡而不敢毅然孤行其意於天地之或故爲

說特駭異之說以備天下後世之人嗟乎是二者之文雖使幸傳於世而自有道之士視之則亦猶夫駢枝贅疣之附於身已矣研辭之文曰偶存是無心於傳者也然而風之行於空也草木爲之傳其聲木行於地而山石曲折寫其形故曰風木相遭而文生焉夫以是爲偶然之事爾而數者之於天地則固已長存而不滅蘇子瞻之文古今稱絶作其與人書予多不取獨李端叔王定國諸篇風期自然無意而極工雖尋常委雜之言無不可淺味而久傳者爲韓歐諸

家所未有嘗讀研隣與子弟書婚友聞問之作則不特無意於傳之而抑若無心作之其殆庶幾者歟研隣好客負氣矜喜施與表章古今人文章久而不懈以賢豪聞天下乃其文則又已若是矣研隣者秦和蕭子孟昉讀書處也

彭躬庵曰前半發獨到之論後半澹宕而多旨

茫云無中生何烟波

〇〇〇首山偶集敘

亦庵中公集其首山之文若詩將授梓人請敘于予予往自翠微山來候藥地老人留亦庵信宿坐陶庵之濯樓二庵相去不數十武地美林水足游賞居者客游者能文之士必有敘詠宜也青原笑公嘗游而歎曰西昌諸山此其首乎于是人競稱首山而藥地又自青原退居于此四方來者萃衆中公集其詩文意將欲以文傳其地耶吾嘗游廣陵登平山望江南諸山頫暢求所謂平山堂故址雖其土人有不能道

續出

瑩

此段三轉
中一轉出
人意外故
[illegible]物折

而五百年間遐方僻壤小生俗儒無不知有平山堂者豈非以歐陽永叔之故與予嘗笑文章者不朽之物故宮室林樹可毀山川有時改易惟文章則長存然棟宇榱桷之壯鉅甓礎之堅何久者或數百年少者為年數十而文章之作有甫脫于手未逾時日已号然若朽株敗瓦之不可用則亦安所恃之而其間卓犖俊偉必以為不朽者則又水火兵寇流離蕩析之災使之中夭而不傳于後世嗚呼中公之集是編也不為不勤至于今而其所存者益亦寡矣然天下

又一轉出
收入議論本題

總結不淺湯

之最不朽者莫如人吾苟身爲傳人則其文雖澌滅散失而天下後世猶將咨嗟大息不遺餘力以求之求之不得或存其篇題以紀于藏書之府甚或僞作以實之寧沒已之名而不使古人有不傳之文中公證道于藥地久矣與之交如衣布食粟其傳人也與諸君子之爲傳人者不乏也然則首山惡乎而不傳也與

王竹亭曰本欲以文傳首山而文中忽言可恃忽言不可恃皆有至理足使天下文人矜喜愧礪然

但覺烱波澹蕩爾

陰符昌言序

梁溪王礎臣抱服𨿅晷隱於吳門之塾予聞而造之見所為陰符鉤玄者請歸於逆旅手抄之既畢遣使還其書而作書於礎臣曰子之書則善矣所以命名非也子之書當曰陰符昌言不當曰陰符鉤玄書用師汝昌言昌言者其義正大其氣昌明謀于心而安用于身而泰施之國家天下則人情大順福祚畢至蓋天下之人以陰求陰符子之書獨以陽求陰符陰符者治世之書後世則專以為兵書而又施其用兵

之術以用世於是可使父母妻子同室而異心可使曲室幃牀森然有兵刀之狀白日之下魑魅颯起而搏人卒之我不以此虞人人亦以此虞我我以一人虞人之衆人而人以衆人虞我之一人此固不旋踵之術也余嘗推古今之大惡有二爲先發之術者或豫乘其危或將取先與或陷以惡其害必至以小過殺人以疑似殺人爲絕後禍之術者或始欲生之轉且殺之或自悔其誤怙惡以終之其害必至以一人之故殺其子孫與其親戚黨與大者弑父與君小者

爲以怨報德天殃延於累世惡名垂於宇宙則皆以陰求陰符之說誤之也是故以陰求陰符冬日而抱冰者也以陽求陰符冬日而蘊火挾纊者也礎臣之書亦既奸言不測矣則皆依於理義因時達變以濟其所當爲天之生物不過風日雨露其殺物不過雷霆霜雪而天之用遂已不可測礎臣報書曰子之言則吾既得聞命矣遂書以爲序而歸之

丘而康曰曲寫痛發陰謀之害如秦鏡照妖一無遁形見垣之視臟腑可指能令奸人見之靡然而

返此大有關世道學術之文

王竹亭文集序

泰和王子竹亭以能古文名於時天下非常之士則獨稱其志識丙辰秋予與吾友彭躬菴相見於富田日吾往言王竹亭今爲湖西一人無疑吾今而後其可以死矣夫予驚歎欲急見之而竹亭且來中道病作已詒余金蓮山又同避兵於雲塢所言皆天下偉人大事並悵相得晩然竹亭終好古文相與議論左史以下各盡其所見又出平生所爲文使予論定所亭之文大小修短各有意思不苟作尤長於論古人

是時竹亭舉進士已七年　其言有抱道窮山之士所不能言者天下皆稱竹亭之文爲不朽不知不朽者何在知竹亭之才有用於世而不知其何以用也天下奇才志士磅礴鬱積於胸中必有所發不發於事業則發於文章名理之言經物濟世之說在世人皆可以襲取獨其所不能名言之故斟酌古人之是非低徊歎息百折而不忍下其苦心精思則亦惟天下非常之士可以想見其餘何足知之而況於襲取而僞托之乎今古文遍天下莫不自命不朽然志

識甲陋不出米鹽杵臼之間及夫臨文拘牽萬狀首尾銜決是其終身所經營意旨在於速朽而顧求爲不朽之文噫可歎也雲塢去郡城數十里去孔道數里時郡中大攻戰炮聲徹左右耳而予方敘竹亭之文與竹亭上下古今意氣益激昂閒暇借躬菴先予去不得使之一論定也

蕭虎符曰本以古文志識二意作柱而出以激折之筆離合之法精思奇氣逼出紙上矣

史學提要序

余客廣陵見友人有史學提要者以四言韻語編貫諸史葢宋盱江黃公所撰也余嘗讀史至晉五胡十六國苦其紛雜掩卷即忘而此書條理井井如登秋山以望百川因乞歸教兒輩於是又稍訂其譌闕而註之黃公本吾鄉人余携此書入江西境溯湖卤而上見者驚歎以爲秘本爭乞傳寫及余客盱之新城涂氏涂氏故世家其父子兄弟皆博學好古亦云未見此書也嗚呼盱人之書亡于江西而傳于廣陵豈

書之傳有數抑貴遠賤近古今同然又或國家承平久士習帖括輕史學遂散失湮滅而無聞耶是書始上古終宋予因請涂子允恒補撰二篇并爲註與雅明簡於前書如出一手夫書作于盱留于廣陵而數伯年後卒以江西人得之盱人補之信乎書之傳其果有數也黃公名繼善字成性涂子名大訪或云舊有雪樓程鉅夫序余未之見也

孔伯玉曰低徊婉轉言有盡而意無窮

陸懸圃文叙

興化宗子發陸懸圃以高節能文章名於江北四方士稱曰宗陸予與子發爲莫逆交叙其文又嘗讀懸圃文慕之兩過興化皆不値留書與之而去丁巳予客揚州懸圃得書自泰州來會於是益讀其文矣懸圃文以直道自任有毅然之色與其爲人相似其論必關世道法必取裁於古人爲今文章士所不易得嗟乎懸圃非獨文士也然而可與言文章者非懸圃誰哉予嘗與論文章之法法譬諸規矩規之形圓矩

之形方而規矩所造爲橢爲皐爲眼音懇爲倨句磬折一切無可名之形紛然各出故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至也者能爲方圓能不爲方圓能爲不方圓者也使天下物形不出於方必出於圓則其法一再用而窮

言古文者曰伏曰應曰斷曰續人知所謂伏應而不知無所謂伏應者伏應之至也人知所謂斷續而不知無所謂斷續者斷續之至也

今夫入壇壝履鬼神之室明神

肅森拱挺異列若生人之可怖按以人經之法頰肱肩狄股腳脽尻之相距皆不差尺寸然卒以爲不若人者俯仰拱挺終日累年不能自變化故也今夫山屹然崱屴終古而不變此山之法也瀉水于盂盂方則方盂員則員者水之法也山以不變爲法水以善變爲法今夫山禽獸孕育飛走草木生落造雲雨色四時一日之間而數變今夫水瀉於平地必汪於龜流其所不平瀉之萬變而不失今夫文何獨不然故曰變者法之至者也此文之法也若夫積理以爲文

則吾叙子發論備矣

李艾山曰論文推韓柳與李韋二書爲第一此叙窮微極變有開拓萬古之意可謂後來居上

宗子發曰文一意到底而如夏雲之無定形其段落極脫跳之妙

○○嶺南適筆叙

吾鄉與嶺南接壤于常以謂不足游故吾伯季皆客之于獨未往然聞其地多物產奇異近與順德陳元孝諸子爲神交則欲往而未暇嘉興楊子亦嘗游其地以所見聞偶書之久而遂多分爲類自風俗至物產凡二十有五命曰適筆于過蕪湖見之僑寓中若覩山珍海物之錯不出几席而游五嶺之表也古人五雅幾等六經其初箋註蟲魚疏釋山水亦猶楊子之適然而筆而已世遂尊奉之如此是書記事雅

駢得五雅遺意傳之後世即安知其不逮哉人之學有大有小二者均不可廢大以立其本小以適於用故聖人詔學詩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又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蓋學不可以一端廢如此

然吾今而後　　可以終無游嶺南矣

閔無作曰於小中見大却無恢拓之跡而轉折道緊

○○闞氏本支錄叙

歲丁巳禧客揚州闞君再彭修齡自淮安奉其本支錄謁禧爲叙叙曰族譜之作上以紀祖宗世次久而不忘下以合其宗人世遠人衆而不失親古之言者備矣人事十年一變三十年爲一世世凡三變矣故家譜率宜三十年一修遠則二世六十年極矣六變而不修則先世之事必遺忘宗人支派必紊文獻必散失丘墓多亡然土著之姓久者千年數百年雲仍聚族而居其事皆有闕於譜牒詳於故老所傳述者

一段言遷譜尤重

一段言遷淮譜久不修宜急

他或游宦爲寓公或牽車牛服賈遂長子孫或辟地轉徙南北西東各爲祖禰五服之內相視如秦越人甚有不知其祖宗所自出姓所由來者故遷族之譜視土著尤重閻氏受姓相傳爲周昭王少子爲泰伯曾孫爲唐叔虞後皆遠無所考信修齡之錄斷自元初遷太原仲賓公始傳七世而遷淮安西渠公之遷淮也在正德初歷年幾二百宗譜闕焉其當修視他遷族譜又有急者修齡慨然欲自太原始祖以下暨遷淮後悉爲譜又當有所釐正而力未逮乃爲本支

閻良賓叙權夫作譜見法

錄法大宗小宗例立綱舉之以其餘者俟後之人元初自祁始遷太原嘉節鄉西寨村者曰第一代始祖仲賓公四世以下尚紀修齡所自出其始分支者曰第四代祖岱公始分四大股者曰第五代祖珍敎公始分十四小股者曰第六代祖人瑞公遷淮者曰第七代淮安始祖西渠公遞及於第十代叅議公世科蓋修齡之父也三晉方言稱其支爲某股仍其稱使大宗易曉而修齡於淮安閻氏世爲宗子故於本支祖紀載特詳其旁支之開先者并系之賢貴者亦附

一段從孫祖敘作昔三代與祠林病為道篇大波瀾結束

傳為圖為像為贊為文皆錄焉嗚呼覽閻氏本支錄四百年之源流支系燦然綱舉而目張而其文卓然爾雅詳而不蕪簡而不遺櫽屬而能文彬彬然美哉（以譜作一小家）可謂世譜之良矣（三見）蓋自仲寶公（遷）太原以耕讀世家西渠公業鹽筴（遷）淮而後世爾素封皆代有隱德多文學士至叅議公大亢厥宗廉正勤敏為清議所重修齡甲申後棄諸生以詩名江淮事叅議公孝修齡子若琭好學能文章比喪母蔬食三年服既闋哀其母不忍其父之獨處也不入內而臥起於父者又一

年父諭之十反不肯去嗚呼修齡修內行篤念先祖惇叙二宗年六十寒暑考證繕寫不貰其勞用能承於先啓後之人若琰他日必終父事修仲賓公以下(恵前若)大宗之譜父子濟孝可爲世法不獨閻氏之宗禧爰於修齡請叙而并及之云

贊此庋曰古人稱太史公所作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則譜諜之學其來甚遠史書往往具其法而後世未之深講也至于序述詳則易冗而雜篇則又畧而失此文以還族之譜爲重命意既切凡

五段序法無不井然辭氣古質中間夾議論處藏精廻旋水轉山曲唐宋大家方有此等文字

○○甘健齋軸園稿叙

程山甘子健齋，學道而能文章者也。自六經孔孟之文不可復作，天下聰明好古之士，其言或醇或雜，莫不求工於文，成一家之言，以傳於後世。於是文日盛而眞意消亡，實學中絕。至於宋明儒者，則又以文章爲玩物喪志而不屑。自二三大儒外，類取足道其意而止，卑弱膚庸、漫衍拘牽之病，隨在而有，讀者不數行輒擲去，或相與揶揄厭薄之以爲戒。然吾嘗爲之求其理，初無悖於六經，考其生平，不可謂非聖賢之

徒而顧令天下後世厭絕其文至如饘餰之食魚肉之餕敗之陳於其前嗚呼則亦不文之過也矣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於易曰脩辭立其誠立誠以爲質脩之而後言可文也聖人之於文蓋惓惓矣昔者先王之制禮也敬而已矣必且辨爲度數品物儀飾之飾有所謂以多貴者有所謂以少貴者有所謂以大以小以高以下以文以素貴者聖人之於文亦然文以明道而繁簡華質洪纖夷險約肆之技則必有其所以然蓋禮不如是不足將其敬文不如是不

可以明道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之不文則不足以達意也而或者以爲不然則請觀於六經孔子孟子之文其文不文蓋可覩矣余愧不能學道竊謂今天下之志於道者既心體而躬行之必達當世之務以適於用必工於文章使其言可法而可傳嘗與易堂丘而康論文而康今之有志學道者也穡之言曰簡勁明切作家之文也波瀾激蕩才士之文也紆徐敦厚儒者之文也爲儒者之文當先去其七弊可深樸而不可晦重可詳復而不可煩碎可寬博而不可泛

術可正大而不可方嚴可和柔而不可靡弱語可質不驚人而不可襲古聖賢之常言其旨可原本先聖先儒而不可摧筆伸紙輒以聖人大儒爲發語之端

匡山宋先生見而非之曰若是則敎儒者以作文矣先生蓋學道而有成者嗚呼此予所以懼夫道學之不振也非不振於文之爲不工而其得失可推而知也甘子少多才風流跳蕩善歌曲至不嫁以身試優伶壯而好經世之務嘗自區畫邑耶賊上下有司行之冊少變建議勦山賊爲圖策口手指畫大吏前啓

身起賤微，下以知其險易而爲之計。既又驗其素所親善友謝約齋先生，翻然委贄爲弟子，篤行諡以聖賢爲歸。近五六年，又好與易堂諸子講求文章，而其文亦日以益進。今夫甘子，凡三變至於學道，而後加意於文章。其爲人甚奇，其文當必有倜儻超拔不可覊紲之氣。乃讀輔圜稿，朗暢和平，冲然多菽粟布帛之味。而其正統論、文帝短喪辨、了溪家廟、通濟橋記諸篇，則又高勁有法度，爲近世能文者所難及。己酉四月，甘子以書來命予叙其文。予以甘子有兼人之

才固當於予平日所論議者合而致之以振今日學道之衰而為之叙之如此

梅定九曰道著為文於道有得凡所寄托必卓然可觀徒齋以道為文叔子於文見道實學互相砥礪令人興起

○○○賴古堂集序

櫟園周公旣卒之六年、長君在浚、寓書幣於友人汪桿、以授寧都魏禧、汪君再拜、屬禧爲公神道之文。禧受書反幣、再拜而謂汪君曰、嗟夫、周公、禧何敢辭。公之生也、禧兄弟無葭莩交、公尺牘還、自先徵君以下表章奬進者三世五人焉。他日禧與公同客吳門、必欽欽然不敢以布衣見。旣而聞公卒、竊悲悼、將歸山中、舟過上新河、持曾子止山之書、以辦香入哭公、而冏舟人歲且盡、不肯泊、遂悵望而去、至今猶不能釋

諸懷也嗟夫周公禧何敢辭禧竊見古今當代貴人傳誌之文皆非布衣所作往年家伯子以疾召禧於浙江之幕大中丞范公極謙下之嘗屬禧爲其太傅公傳禧逡巡以草野辭常州太守駱公與禧交卒其子以誌銘請亦辭今是以不敢雖然公與禧以文章見知竊請論定公之文宜示天下後世將區區報稱之心君其爲我復周君也於是益發公賴古堂集日夜讀之平生所未嘗見者凡十之六不敢諱其不文而爲之叙曰士之能以詩文名天下傳後世者有三

賚焉曰記覽之博也曰見識之高也曰歷年之久也記覽博則貫穿經史馳騁諸子百家書無所不讀言有本而出之不窮見識高則不依傍昔人之成見不汩沒世俗之說卓然能自成立歷年老則積久而變化生攻苦而神明出公於三者亦既慨然其有餘矣然竊嘗怪是三者不絕於世而名天下傳後世十不得一焉其文章之傳固時命為之抑自有故使之然耶禧伏處山中幾二十年出遊東南交天下之士亦幾二十年博觀深思乃始喟然而嘆曰嗟乎有以哉

隨筆揮洒無營鑿痕得歐曾大家趣味

有以哉夫記覽之博如食者之餐稻粱啖旨饈也方丈之珍一食輒飽而無氣以運之則必積滯而生疾故博覽之文其不足傳者氣不足故也夫見識之高必不屑於人爲類然古今傳文有必異乎衆人之見者有不必異乎衆人之見者不必異而必欲求異是猶濟淺淵者人安舟楫而吾必泅水以渡踰崇嶺者人履徑術而吾必緣峭壍以行也其不溺且顛者幾希矣故高明之文其不足傳者好奇而不軌於正故也夫歷年之久何病哉久於學問則其後將不學不

問而囂然自以爲足故古今以詩文名家者踸踸至晩歲則萎爾荒悴盡失其故不好學故也而公則皆異於是禮嘗覽公之文博極羣書而未嘗好徵引故實以自役其富筆之所至浩浩瀚瀚若江河之放一曲千里而不可止其氣也如是毎命一文必湊思力索戛戛乎務去其陳言習見而皆衷於理義無詭僻矯激之辭以驚世駭俗其正也如是公弱冠成名年未四十隱然負三君之望沾濡膏澤成一家言以表見於世者不可勝數仕宦既顯且跌且振名日益高

而服官退食手未嘗釋卷延見布衣之士相與諮詢謙論聞人有一藝之長一言之善則必紀錄而獎譽之不問其老穉貴賤大都僻邑未謀面未通名氏之人如禧之父子兄弟其一也其老而好學問如是嗚呼公嘗難而人樂為之亦公亦而天下知名士偎偎乎無所依歸豈偶然哉其文之足傳於後世豈顧問哉武進陳進士椒峰嘗攜禧家集過公金陵雪霽東裝行公謂陳君曰且為三魏遲一日發也吾方抄錄未竟椒峰卒留一日行嗚呼禧兄弟之文世或有好

者先徵君傳錄嘉言善行未見有人舉似其一二椒峰出故冊則公所圈注筆墨爛然矣禧敘公文及此不禁其涕泗之橫流也

屈翁山曰體大而思精中兩喩石轉湍廻有砥柱千里之勢前後浩瀚闔闢自如又絕似六一居士集序至感激表章先人處嗚咽淋漓仁孝之思溢於言外矣如此文可謂有爲而作

○○○梓室遺稿序

予謬以古文教授山中兒子世傑從講論最久頗得竅門戶嘗能刪除吾文字論古人亦自出意見相發明予爲刻若干首請正世之大人先生伯兄既久客外傑于羣從長內外支吾少讀書善病丁巳三月予客廬陵山中還書戒勉欲其卒有成就不幸逾五六月而傑以伯兄之變死矣初傑從季父夜行八十里往覩父殮葢棺之頃拔佩刀自刺者再爲人所持遂奮拳搥胸死血結于少腹目終日上視腸腹痛僂不

能立踰二十日遽死哀哉吾兄欲紓桑梓之禍身罹凶毒傑以痛父殞命聞者莫不哀悼嗟惜而吾兄弟骨肉之痛門祚之感永終天日無有已時而傑方以學之將成而竟不能有所成也吾嘗謂吾及門中唯傑將來可獨任事讀書處世足有成立乃不克永年以死可不重哀而痛惜哉簡其笥中得存稿若干首爲續刻而編次之自吾返勺庭抑心釋慮以教授諸稺孫講藝之際門人旅進旅退忽忽四顧獨亡有是人嗟夫予年衰無子他日嘗以遺稿屬傑及諸書未

行世者為吾矣第刊布而今乃以其殘文斷簡煩吾老人也悲哉戊午九月勺庭叔父禧抆淚書

門人梁份曰朴直只如說話而文情悽惋百倍

○○鄭禮部集序

吾江右古以文章名天下自前輩衰謝而傳平叔徐巨源諸名士又相繼即世數十年間文章之衰甚矣吾意巖穴中必有藏名山而俟之其人者歟抑吾罕交士大夫國門有人吾未之見也夫巖穴士獨行孤立有感憤鬱勃不能已于言而頹沉諸井浮諸江海者其不盡見于世宜也國門有人則終將見之何以宜見而久不見意者其有待而流布歟抑亦其子孫之責歟余庚申卧疾章門鄭子闇慶以名紙狀戶禮

聞鄭子好古學而才力能自濟于難士之有用者也
亟延見于榻前鄭子則手奉其所刻先人禮部君遺
集鳴咽以授禧而屬之敘他日讀之文若詩並雅暢
得古人風軌其名于今之世固宜意所謂國門有人
待賢子孫而流布者其在斯歟最後讀與陳元公論
錢虞山明詩選與子弟手札及論漕運而君之學術
見矣讀信民謠戰國策雜詩父老嘆諸作而性情心
術見矣卽其辭格所工雖大山石濂吏子美諸別未
見其孰軒而孰輊也嗟乎子美有言使得如結者十

數輩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天下治安可俟今使
禮部君內筦國政或出爲方面大吏民生愁苦當未
遽至于是而天不假年中道隕落則豈亦氣運之爲
之耶或疑禮部君筮仕翰林遷禮部並非有民社責
而其發諸文章詩歌者緦緦然憫時憂民流連而無
已毋寧非出位之言夫君子立言必取其關于世道
民生雖伏處巖穴猶將任天下之責而況其爲士大
夫者乎嗚呼世之士大夫以詩文名天下而憂樂不
出戶庭之內語不及于民生吾未知其性情心術爲

何如也禧故于閶慶之請不辭力疾而爲之序禮部君名日奎字炎公廣信貴溪人

門人熊順日感慨文章及民生處無限低徊

黃從生時文序

余十一爲時文又十二年而棄去方余之爲之也用力致精頗號勤若然平時好爲卓犖不羈之文試場屋則多瑰麗典博以爲工亦其時然歟而世所推奉爲先輩大家者余率厭以爲不足效葢至于今年且老而不變也而所爲場屋之文則又自厭棄之嗟乎三四十年間天下之文數變矣守其故常而不能自變以適于時是操綦履于越市馬艮車堅北轅而求適楚者也南城黃子從生工詩好古文與余相見于

略用比喻

南州而出其時文屬余敘夫余之不事事也久矣食貧教授亦間泛覽天下之所爲時文者嘗以是别利鈍之器今夫樸塊然木石耳斲以斧斤礱以砮石而髤焉則爲良器用矣璞之與石無以異剖而琢之雕以文物之表則爲重寶矣是故金鐵至鈍也而淬磨之以爲薄刃木石至頑也而成美器人之于時文亦然夫言理宗傳註格法取諸成規此亦至拙之事也而巧者爲之則方中圭而員中璧曲中鉤而直中繩以取科名有若羿叔于射矢百發而百不失者夫黃子

之十九登賢書以文名于當時無怪也黃子之文于理也析乎微茫其心與手之相得也若灑楡瀋于地而轉轂于造父色若四時之華競秀于寒暑而利若薄刃之入有間也人之欲取資科名者得黃子之文讀之譬之取火于陽燧而取水于方諸吾知其不窮爾矣或謂黃子當專志一氣于時文不當好古文爲詩以亂其心余曰不然歸太僕有光以時文冠三百年自其爲孝廉時古學已名天下或又謂今之爲時文不必工如黃子而取科名者纍纍也余笑曰子不

見乎韓子之言射乎韓子曰童子彎弓而射其發也中毫末使復之則不能吾之言黃子之文夫亦爲乎其欲復之者也

門人薛鶴曰不立規格而隨筆排蕩文凡十五比駢參錯鉤連此淮南子之一班也

○○曆法通考敘

士于經世之務唯律曆學非專家雖高才博學不能通其微余資性愚下又不能學律曆數算諸家茫昧無所知自非終身從事不能至也則不如勿學已矣然能通其學者見之未嘗不服而自媿余養痾金陵與宣城梅子定九相見于王子璞庵之南樓定九不以余爲不知出示曆算諸書算書將次刊行而曆法通考世未之知也余既不知曆學不能言其精微之處覽其大綱自太初曆以降凡七十餘家皆陳載而

論斷之以求衷乎其不可易梅子之輟羣書而攻若于是者幾二十年矣余甞聞諸師友後人之勝于古人者唯曆法世愈降而愈精蓋創始者難爲智繼起者易于神明理固然也天地之運雖有成法可測量而必有其不齊不能盡知之故雖聖人不能以一成而永定夫元氣運用過與不及天地恆有其不能自主之時此所謂不可知之神也故造曆者雖甚精必不能不久而差而有待于後人之更定然不考古以察其原就今以求其不易則遞傳至後世將益無

所考證而欲有所更定者道無由施然則梅子是書豈僅足以備一代之史前當日之民用而已哉余故不辭而爲之敘使天下知有是書必有能爲梅子刊布且實見諸施行者非能敘梅子之書也余姊壻丘邦士天資高于易數曆學及泰西算法不假師授皆能造其微桐城方密之先生嘆爲神人所著曆書未就而卒惜夫邦士不及見梅子之書而爲之敘之也

王璞庵曰元氣運用有不能自主之時及必有不齊不能盡知諸語豈獨于曆得其精要凡天下事

理皆如是也一結煙波縈繞唱嘆無窮

蔡鉉升曰文從虛處結撰而得實理其歎然自退

托處文之質厚于此益見

○○萬氏宗譜敘

寧波萬氏得姓自春秋晉畢萬洪武初先禮公以從
龍功受爵爲定遠始祖榮祿公以授世職寧波衛爲
寧波始祖寧波某世孫斯大重修萬氏之譜既成屬
常熟顧祖禹請敘于寧都魏禧魏與萬皆出自畢其
初蓋同姓也不得以不文辭按萬氏譜作于天順間
四世祖竹窩公某　嘉靖間斯大高祖鹿園公某
萬曆間大父瑞岩公某　兩脩之斯大因其舊補瑞
岩公所未及而益擴大之其爲內集者卷有六曰姓

源曰始祖錄曰世系圖曰宗子圖曰家傳曰世恩錄
曰崇祀錄曰先塋錄曰遺容錄曰祖訓錄曰冠昏儀
曰喪葬儀曰祭祀儀曰祠堂儀曰厚族儀曰家集錄
曰世澤錄曰遺跡考爲外集者卷有四曰存徵錄曰
藏書錄凡十卷萬氏之世業于斯爲備有倫有要有
質有文世之爲宗譜者蓋未之見也斯大篤節博學
好稽古禮儀酌于時以定畫一之制嘗著學禮質疑
一編所論宗法喪服諸禮最悉禧性愚陋不能搏涉
古典而于古先聖王之制如始死之後祭之爲尸

庶人不得祭二世祖以下繼統者必繼宗爲人後者以伯叔稱其本生父母諸如此類皆竊以爲未宜而與同時儒者議論往往齟齬不合竊自分學疎行謭闕然非足與于議禮之列故不敢擱然特著之文辭以與天下相質是然而重宗子合族收族諸禮則嘗見先徵君親講求而躬行之雖未能盡合古法其意固已不相刺謬今讀斯大諸圖說參之萬氏之譜其可謂通儒之講于禮者矣竊嘗以爲天下之治必興小學而重族法所謂族法者非徒別其昭穆尊卑收

其散合其疏也蓋族必有師而宗必有長長以齒與行而師以賢族之子姓畢聽命于一二人其或有爭必聽斷于族族不能斷然後訟于官大不率至敗倫傷化者則族師聲衆而殺之無罪吾寧之北鄉姓聚族而居其族法尚有存者子弟爲盜則族長鳴鼓於宗廟衆執而納諸籠中以投於河蓋人之善惡雖譎巧未有能遁其宗族者孝弟凶逆之與否貧富之力守分非爲之殊能自幼壯至老死族之人無不習而又以其族之父兄各治其子弟用力簡核實精而收

功速誠能舉行此法則小可以簡郡縣之訟大可漸次行鄉舉里選之政此吾敘萬氏譜而深有望于天下之世家大族身率而力倡之也

徐孝先曰敘處樸而古族師族議尤足補古禮所未備為近世族法所急也

孔玄徵文序

余於天下士最愛有英氣者於文亦然新城孔生尚典其人與其爲文則皆稱是初孔生爲時文卓犖縱恣不受繩尺而天下皆尚爲拘牽靡弱之文其黨里皆以孔生爲背於功令終無所於成其家至欲使之徙業孔生乃私屬人以其文質予予覽而驚歎曰此他日名進士也一邑盡譁及其試於府於督學皆第一而人始信孔生爲眞能文矣孔生好論古今之故間以其所以爲時文者爲古文其高論偉議往往疊

見於尺幅之間如河朔少年乘駃騠之馬而馳驟乎康莊其鋒之銳能使千夫辟易而不可近孔生好學深思以輔其所不足其文之日工其可量乎哉夫英氣者可用而不可恃久頓則鈍而數用則敝者也辟猶錐之末而劍之刃夫錐末利而其本不强則不可以鑽木石劍刃薄而其脊不厚不可以斷犀兕嗚呼蓋不獨文章爲然矣

弟和公曰平序處有生致末段精而銳通篇疊用十四其字爲文法